

碧血丹心大俠傳

(三)

奇峯突起
山麓碧如
茵可爲此
段文字詠

少年可謂
知足

活畫旁人
閒話聲口

也都是我

第九章 錯裏錯錯官審錯案 奇中奇奇俠聽奇聞

話說杜潔在車中和皮友談談說說，倒不覺寂寥。祇有許達窩在那掛車裏，沒箇熟伴，且是車帘緊閉，沒可消遣，祇悶聽那倆客人閒磕牙兒解悶。

年老的一箇先歎說道：『俺們如此數九寒天，還不得安寧，命運也算苦極了！』年少的道：『三叔！咱們固然是苦得不得了，卻是要和黃仁甫那沒一點事兒要丟腦袋的比起來，可就好多了！』許達聽到這話，不覺心中一動，便靜心注聽下去。又聽得那老道的問道：『真果的，黃仁甫到底是怎樣一回事？』有人說他做强盜；又有人說是冤枉。俺十月裏在州裏動身時，就聽人說他要放出來了；怎的你又說他會丟腦袋啦？』許達心中暗想：『這都是我想問的事，且讓我來聽箇明白。』想罷，便凝神靜聽着。

想問的也
讓我來聽
箇明白
得嚇您
囉吧
死俺了
急

衆口爍金
嗚呼輿論

賤手婦爲
家庭之禍
根女貼母
家尤爲姻
姪失和之
導火綫

祇聽得那年少的答道：『說來話長。反正長途沒事，待俺說來解解悶兒吧。——這樁事，俺差不多全知道，祇是沒法代黃仁甫伸冤。月頭裏，聽得州裏來人說，黃仁甫已定了斬決，詳文上去了，祇等批文釘封下來。唉！一箇人命裏注定要遭橫死，真是沒法逃躲！——這事初起時，就在俺家隔壁，且是俺還確實知道這事和黃仁甫無干。』年老的屢言問道：『那麼，怎的州裏人都說他該殺咧！』年少的歎道：『這也是他合該！』

『九月重陽那天，俺家隔壁李四娘家中接他家大閨女到家裏過節。他閨女帶來一條蒜條金，交給他媽。那知他女婿何東兒因爲失了這條金子，鬧的闔家老少，全不得安寧。李家閨女回婆家時，卻駭的不敢聲張。何東兒急得報了捕快。捕快頭兒擎着當樁好買賣做，叫伙計們躡緝。——這也罷了。不料李四娘得知這條金子是他女兒偷來的，恐怕女婿知道，密地裏將金子寄藏在他娘家兄弟——黃小村——家中。可巧他交代金子的時候，黃仁甫正在黃小

吾鄉最好，追小兇徒，因趕命，太甚而遭，反噬每勸，者余儻求，鄉人或不，損不或損，失不或損，可不必逼，之若輩非，生而作小，偷其所以，然其惡有，以激成之，以吾儕之，耳憐憫之，啓迪生路，之謀生路。

村家裏閒磕牙兒——他倆原是叔姪——李四娘也沒避他。那天夜裏，黃小村家中來了箇小偷，挖牆洞進來，單將這金子偷了去。黃小村醒來時，知道有了偷兒，一咕噪爬起來，追趕。剛到門口，遇着偷兒，便一把擒住。偷兒不得脫身，劈頭一斧，將黃小村劈死，逃脫了。當時報官相驗，閩州當作新奇事兒傳說着。

『出事的這夜裏，黃仁甫正趕車兒到運河碼頭上去了。過了幾天，碼頭上事情完了，黃仁甫趕車兒回來。進城時，拏了條蒜條金到寶藏銀局裏去兌換。纔到櫃上，便有公差瞥見，一鐵錘，不由分說，便帶到縣衙裏去了。知縣相公聽得拏着了殺人兇手，馬上升堂。黃仁甫還不曾知道黃小村被砍殺的事情，懵懵懂懂，不明白爲甚鎖了來。待到相公升堂一問，纔知何東兒也在頭一夜被人殺死了；他妻子——就是李四娘的大閨女，——禍根兒！——還被人取了胎去，也死了；失的東西也是一條金子。這兩條金子，也不知何東兒怎樣弄來的，卻弄成兩案三命。黃仁甫這條金子，可巧和那兩條金子一般分量，且是牌號相

初不必以
醋刑治之
整蓋不對
整箇的社
會求澈底
的解決刑
死倘人何
益雖死有
繼終不能
絕也觀於
此益見余
言之非謬
奇絕天下
豈向有要
緊過於殺
腦袋之事
耶

他既殺人
何必進城
送死不加
深思拾成
其市井猜
測聲口

。因此黃仁甫便渾身長出一千張嘴來，也辯說不清；知縣相公給他夾棍，拶子一榨受不住，祇得屈招了。如今殺腦袋還不打緊，知縣相公硬說何東兒夫妻倆也是他砍死的，一定要追比那一條金子的下落，還要問他取胎做甚可憐！他能知道啦？且是再要他賠一條金子，也賠不出來呀？

年老的聽到這裏，搶住問道：『依這般看來，也難怪州裏人全說他該殺了。——祇是您怎說「確實知道這事和黃仁甫無干」咧？難道你知道殺黃小村的這人麼？依俺說：黃小村死的那天夜裏，黃仁甫剛巧不在家；何東兒死的第二天，他又剛巧回來；恰又有一般的金條兌換，這就怨不得知縣相公說是他做的，就是俺也要說是他做的。不然時，怎這般巧合？他一箇趕車兒的，那來許多金子咧？——您且說給俺聽聽。』

年少的道：『可不是麼？滿州城裏人全是你老這樣說法，祇有俺知道黃仁甫這一條金子，不是劫來的。俺和黃仁甫自幼相識。他有箇兄弟，名叫「黃

在爐當山
練技面曰
道觀裏斷
混活脫俗
人口吻

信手拈來
涉筆成趣

絃來委宛
一曲折卻仍
一一大半在
用葫蘆中
極盡匪化

禮。」自幼跟着簡保鏢達官走道兒。後來好幾年音信無蹤，大前年頭裏，忽然回來了。聽黃仁甫說：他是遇着一位劍仙，學得一身の本領。在武當山上道觀裏廝混。後來投到錦屏山寨子裏當頭領。打前年起，每年準來叫他哥哥——黃仁甫——趕車到運河去，幫作幾天，便給他一條金子。那知黃仁甫這窮小子，沒發財的命：頭一年，得着金子，便遭火燒了；去年又得着一條金子，娶了一房妻小，那娘兒們帶癆病過門，沒三箇月，便死了，大夫、湯藥、衣棺、道場，就花去了半條金子；剩下的幾百兩銀子，和人合夥裝糧食，在紅龍閣翻船，全餓了王八。你瞧他，多麼倒眉！這幾趟事，全是俺親眼見的。今年他又到運河去。俺還和他鬧着玩兒，笑說：「囊又出岔子！」那知真果出了大岔子了！——你老瞧俺，可是能說確實知道他的金子不是劫的？卻祇是沒法代他辨冤。」

年老的歎道：「這也是他命苦！兄弟想拉拔他，不料倒害了他。這時要有人通箇訊給他兄弟，也好代他打點打點。」年少的聽了，搖頭道：「你老快囊說

帷鏡之妙

大俠傳

六

送訊給他兄弟的話，那錦屏山，雖說是有名的仁義寨子，卻是防守極嚴，賽過銅牆鐵壁，鳥兒也妄想飛進去，漫說是人。就算有人熱心腸，也沒法進去呀！

忽寫張眼
足見許遠
這半日在
閉目傾聽
且迴應上
字文凝神二
借邱貴和
口中表出
黃禮

識得好漢

許遠聽到這裏，再也忍不住了，張眼問道：『請問二位黃禮可真是錦屏山麼？』黃仁甫和他可真是親哥兒倆麼？』年少的答道：『怎的不真！千真萬真！俺前年夏天裏，還見過那黃禮。——他來尋他哥時，俺還留他喫過飯。——年紀不過十八、九歲。長面孔，豎眉毛，苗條身材，長的秀才般；卻是聽說三、五十件傢伙，妄想近得他身，委實是箇好漢子！黃仁甫沒犯法進牢時，還對俺說他兄弟有信來，怎不在錦屏山咧？——老客可是和山寨裏頭領有來往麼？』許遠隨口應道：『我不過是常走曹州道兒，認得他們寨裏幾箇小僕罷了。聽得你老客說那黃仁甫冤屈可憐，便想替他捎箇訊兒去，也是出門人方便處。』年少的喜道：『老客肯行這箇方便，再好也沒有了！你老客到山寨裏時，祇說是聽

若有得意之色，此老到處留心，是有經驗的老商人。

商人愛金，隨時流露，言語中描寫自細，處處見功。

聞錯知縣之名，而分之。

得俺——邱貴和——說的便了。」年老的卻不作聲，祇拏眼睛向許逵身上上、下、打量。許逵便轉問他的姓名？年老的答道：「姓田，名樹德。」俺瞧老客也是箇江湖朋友，可是錦屏山的仁義好漢麼？——請問尊姓大名？許逵搖頭應道：「我是走鏢朋友。——姓許，名逵。」

田樹德問邱貴和道：「黃仁甫這幾年得的金子，可是同一箇牌號？」邱貴和道：「這可不知道。——祇是頭一年他得的那條金子俺見道，黃燦燦的蒜條金，委實惹人愛，卻是沒留心看牌號。」田樹德搖頭道：「這事有些尷尬！何東兒的兩條金子，怎恰巧和錦屏山給黃仁甫的金子一模一樣，還會牌號皆同咧？」邱貴和道：「可不是麼？知縣相公就爲着這一層，纔硬說黃小村、何東兒、兩樁血案全是黃仁甫幹的。——可憐！黃仁甫過了兩堂，就皮脫骨露了。」

田樹德笑道：「有這點可疑，錯知縣這回卻不算十分大錯。」許逵聽了，忙問道：「怎的叫做「錯知縣」啦？」田樹德笑道：「本縣相公名叫「王丹」，司裏

外關心是
俠士心胸
絕妙官場
現形記中
材料

錯知縣事
見秦借清
游錄爲明
代官場著
名之笑話
惟原書不
註年月作
者移此點
綴其趣
真俠性之
表現
黯淡雲之
中加一低
字刻畫入
微寫實入
神發人所
未發

挂牌時，原來是委一箇大挑舉人「王舟」，不料稿案師爺辦稿時將「舟」字兒寫成箇「丹」字兒。布政老爺糊裏糊塗，也沒看清楚，就畫了「行」了。這事通省皆知。「生米煮成了熟飯。」自然祇好任他這捐班知縣到任了。從此人都叫他「錯知縣」。真果他接印到如今祇半年，卻錯了不少的事了。

三人在車中談着這件事，倒把長途辛苦忘了。許遠更是呆呆的望着天上黯淡低雲，滿腹思量怎樣打救黃仁甫。把一切事都撇開了，連田樹德時時向他留意，都全沒覺着。邱貴和卻不時和許遠、田樹德攀談，替黃仁甫呼冤。車聲麟麟，夾着他三人談話聲音，不一時，已走了二十餘里路程了。趕車兒的在車轅上，高聲問道：「離德州祇小半站了。老客們可要到前面何家莊歇會兒，喝口熱水？」邱田二人齊應：「霎停，朝前趨吧。」許遠卻說：「停一停，我有點事兒。」邱田二人因見許遠鑣客打扮，不敢和他擇扭，忙改口叫：「趕車兒的！您

此種行路之俗，習行已久，共趨之，例勢鑿鑿，之威風，軌通後已，就漸減矣，作者走南，北大道，能存時，保俗以功，風俗之遺，後人快矣，亦在快車，是在快車，搭車者，脚打尖，擇店應聽，車夫自聽，若則雇車，者則任客，無權蓋客，選長往顧，來熟主顧。

就停一停吧。」趕車兒的「嗶」了一聲，抖動長韁，揚起鞭子，捌了一鞭，「呵哪」一聲，牲口腦袋一昂，祇聽得蹄聲加急，兩旁地、屋、過的更快。轉眼間，遙見前面一叢房屋。路中間早有飯店、茶棚，的夥計們吆喝着：「老客們！打尖呀！今兒新宰的豬、羊，燙得好白酒，喝一盅，擋擋寒氣吧！」就這亂嚷聲中，趕車兒的向着其中一箇夥計將鞭兒一指，那夥計見了，連忙一面裝着笑臉嚷：「辛苦了！這時光纔到啦？可駁冷的了！」一面將手一攔，那牲口是長行慣的，懂得規矩，一撇腦袋，後車跟前車的，進了草棚，「霍」的便站住了。

許達搶先下車，忙去尋着杜潔、皮友二人，另自尋了一家清淨些的茶店，坐下。杜潔問道：「您因甚要歇下？趁早趲一程，今兒還能趕到德州啦！」許達道：「我有樁要緊的事和您商量。」——您且說：沈老五這時可還在錦屏山？」杜潔答道：「這可難說。他性急，接着了師傅的書子，沒箇不趕急轟去的。八成

搭車不能人衆
勢也不能搭
擇者亦自
下車後自
己獨喝熱
店裏者亦
雇車者亦
有預到者
夫恐到店
蓋時無計
頭拉無法
亂付也舊
爲北道此
規矩特表
出之以告
後之無從
查知者急
心中之
一狀皮友
一性天皮
一俠不冷
勢迴旋爲

大俠傳

一〇

兒趕在俺倆前頭。就算他沒動身，俺倆這時也不能遠遠兒去覓他呀！您這時怎忽然想着問起他來？——且說是怎的一樁事？許遼將車中聽得的話，略說了一編，道：『這件事，咱們怎能袖手不管咧？』杜潔聽了，皺眉道：『這樁事，骨子裏情形很雜，不容易明白。不是一兩天弄得清楚的。咱們怎能久耽擱咧？』許遼道：『可不是！我就爲這發愁，在車兒裏忖了半晌，也沒得箇善法。』

二人低頭思忖了一會，連皮友也在旁代黃仁甫乾着急。趕車兒的催了一編，被許遼喝退了。杜潔向許遼道：『這樁事要是沈老五還在錦屏山沒動身，咱倆就遠遠兒走一趟，也沒要緊；祇恐他先離了山寨，咱倆白遠遠兒還是小事，儻或錦屏山的頭領，不管這事，俺們再回去，豈不更遲了？』一來耽擱路程；二來黃仁甫的性命還不知保得麼？許遼聽了，也十分着急，默然無語。皮友在旁，聽他倆商量的半晌，沒得箇主意，忍不住了，開口問道：『許三哥不說是錦屏山寨裏有黃仁甫的兄弟——黃禮——在那兒麼？咱們如今到河間去，俺

用無極

此時祇作
者心中明
白底細俺
也還在葫
蘆裏悶着
輕輕幾句
計直爽柱
精細俱躍
然紙上

雖不敢問是怎樣一樁事，卻是不知要幾時趕到，纔算不遲。——依俺看來，就算是杜四哥說的那位沈五爺不在那山寨裏，難道那黃禮也能不管麼？——不過是咱們得計算路程，必須不致耽擱到河間的日期纔好。」杜潔不待他說完便跳起來，道：「真有自己的！俺倆真攪糊塗了。咱們到河間在元宵節前總不算遲，如今就犇錦屏山去吧。」許達也道：「我正想着這事咱們沒十分得着底細，文幹、武幹，全都不得當兒；既如此咱們現在就趕快到錦屏山去吧。」

三人正說着，趕車兒的又來催了。許達便對杜潔道：「四兄弟咱們可要打這兒岔過去？」杜潔向他使了箇眼色，道：「到德州再說吧。」許達便不聲響，上車去了。

杜潔領着皮友上了車兒，仍向德州趲行。在車中，心裏終是拋不開這樁金條案，便故意向同車客人攬搭，探問這一案的綫索。同車客人卻異口同聲

足見但以其
衆人有意定
識亦有冤
獄聽訟誠
一天地間唯
一難事司
法者可不
愼乎
慎者可不
借客入
中寫錦屏
山聲勢

此所以必
寫一錯知
縣爲構一
此案之成
因若僅以
求回工對
仗之用而
借之帙知
縣之具文
則年其知
作者之市
絕倒狀

都說：『黃仁甫的兄弟本做强盜，這事兒一點不冤枉！』杜潔道：『俺雖祇纔聽得這一案的大略，卻是想著這事要真是黃仁甫幹的，他怎敢擊着金條到州裏兌換咧？』那客人道：『老客！您不是俺德州人，您不知道俺這不遠有座錦屏山，那山寨設多麼厲害！要說咱們這德州、曹州的府太爺不敢惹他們，放着那麼些兵將的曹州衙，也不敢調一將一卒捱到他山邊去。黃仁甫的兄弟便是這寨裏的頭領。他仗着這硬腰子，眼睛裏還有德州的官兒嗎？那知道這錯知縣「聾子不怕雷」，竟將他攔起來了。這也叫合該！』杜潔道：『如此說來，錦屏山的好漢怎麼不來尋岔子咧？』那客人道：『州裏老早防備了！府太爺身邊有箇保鏢的名叫「霸河東萬夫雄」，本領十分了得！馬上步下沒一樣不出色當行，且是教裏人，會得法術。原本是府太爺家中護院的，這回特地請了來。還帶着他兄弟和倆師弟。聽說他師傅的法術更賽過神仙！呼風喚雨，法力無邊！聽說也要來了。就是府太爺雖是箇文官，聽說武藝也十分出色。』

井口吻過 宵不知彼 輩以何種 標準爲神 仙而冒昧 一謂爲資 過古令人 多如此狀 語者細味 之殊可晒 讀至此必 謂作者武 如普通武 俠小說至 力竭或欲 炫奇之處 卽大寫不 怪矣殊不 不知若者 不知若是 知真作家 之不同凡 響平時缺 臨事招兵 軍將之一 考之輒

錦屏山的強盜耳，目比咱們長，得了這訊兒，還敢來大蟲嘴上拔毛嗎？」杜潔道：「既然有了這般異人爲甚不去勦平錦屏山咧？」那客人道：「聽說是原任曹州衛膽兒祇米那般大。俺德州、隔州、隔府，的不好去管他。如今爲着這金條案和錦屏山關連着，又逢着院裏調河北衛指揮有名的蠻將螃蟹王忠皓借署曹州衛。府太爺正等着他到任會勦。公事已經通詳上去了，營裏正招人補缺。俺便是聽得這訊，去府裏投軍的。您瞧着吧！那錦屏山賊終過不了安適新年了。」杜潔便順勢探問：「德州營裏武官的本領怎樣？」那客人道：「千戶、百戶，是院裏特地派來勦強盜的。聽說多是在黔國公府裏借調來的。還調了兩箇指揮來，一箇箇都是強弩大刀的英雄。院裏也是恐怕鬧出梁山泊那般的岔子，決計要做這一趟平了這些強盜，因此全選的尖子貨去攻山。老客要是在州裏耽擱着，有的熱鬧瞧啦！」杜潔隨口應道：「熱鬧到不想瞧，祇要平了強盜，咱們得平安，走道兒，不納地頭錢，便是福氣了。」那客人道：「錦屏

筆記蓋自
唐府兵詞
時已不然
深如海不
知何日可
除作者因
軍久會斃
力矯此弊
而去官今
寫之或買
系此之意
此語即買
路錢之記
明夷錄忠
中言謙地
謂盜賊頭
錢分地當
係本官武
劫實部武
使說部中
盛稱之亦
舉也乃美
有流弊亦
者特發人
所未發獨
標新義脫

山倒不要地頭錢，祇是愛劫過路官府。官府被劫了，還是向老百姓身上討還，終不是苦了咱們百姓麼？」

如此說談談，日影西斜，融冰滴水之聲已漸漸稀了。黯淡暮色之中，隱約看見一座城池，十分雄壯。那趕車的要趕路，牲口半日沒歇腳，「嗚嗚嗚嗚」走得十分遲緩。杜潔便問：「此地進城還有多少路程？」趕車兒的說：「祇得五里不到點兒。」杜潔便推說：「要在城外莊子裏去望箇親戚。」叫車兒停着，招呼許逵下車兒。許逵會意，下車，同到路旁茶棚裏，解開包裹，算給了車錢，另外給了一貫賞錢。趕車兒的心滿意足，謝過了，趕着車兒載客進城去了。

三人步行着，將近城邊。許逵便道：「咱們還是進城去，探聽一回，好做準備。」杜潔道：「甬探聽了……」便將在車中聽得那投軍客人的言語，和許逵說了，指着那城頭上招軍旗，道：「您瞧，這不是招軍旗兒嗎？那客人的話入

許達自知與
范廣之連
道不自知
兩樣以水
辭例之許
是武松自
知是血性
漢子范行
李逵我血
我素並知
性亦不知
爲何物是
此兒的是
可兒的現
四字表
成竹在胸
自無全牛

兒待着，我跑這一趟吧。」杜潔道：「俺有箇熟識在曹州千戶衙裏，想着要順便去探一探曹州衙的虛實。還是您在這兒待着吧！」許達急道：「那麼，咱們還是同去。」杜潔道：「祇是此地沒人在這兒坐探，待咱們再回來時，豈不是任甚全不知道麼？」許達方要答話，皮友早厲言道：「您倆儘管放心去，俺在這兒待着，管保誤不了事！」杜潔皺眉道：「你從來不曾獨自打住過，能幹的了嗎？」皮友拍胸道：「四哥放心！總不叫倆哥哥擔心事。俺小孩兒，容易聽得消息。您倆回來時，俺準能探得這兒武營裏的虛實。若湊巧，連那金條案也許能探得些眉目。您倆祇管放心同去。要是曹州先發動時，也多一箇人幫忙打仗。」杜潔知曉聰明伶俐，言語有節，料來誤不了事，且是他害凍瘡，也好讓他將息幾天，便道：「您一人在此，不能打聽的，霎亂打聽，須知這事兒急不來的。獨自一箇，鬧出了岔子，一時沒人救應，不是當要的！」皮友點頭答應，「知道。」杜潔便和許達領着皮友到城外一家小客店裏住下。要了酒、飯、喫、喝、一

精細已極
一絲不漏

宛轉寫來
爲二集騎
立功伏筆
作勢

北地脚程
情形作者
可謂極極
千百年不
易之例因
鐵路交通
近十五年
已大變矣
此種描寫
饒有時代
的價值讀
者勿視爲
閒文也每
性急人每
每如此

飽。杜許二人將帶的銀兩取出一百兩，因皮友身邊有錢，祇代他給了十天店飯、錢。二人便到車馬行裏雇車。不料趕車兒的都要回家過年，要是南北大路上，賽過他們家鄉，出重價，還有人肯去。這到曹州的州、府、僻道，卻沒人肯去。再打聽牲口時，也是一般，祇有長行驢子，趕脚的討五兩銀子一頭，外帶加一頭跟驢，總共討十五兩，酒錢在外。杜潔心想：『脚錢貴些且不管他，祇是驢子太慢，不能破站攪程，年內還恐不能趕回來。』便和許遠商量。

許遠因問了好幾處，沒人承應，早不耐煩了。見杜潔要尋驢夫，雇驢子，便道：『誰耐煩受那廝們的鳥氣啦！咱們買牲口去，拚着扔掉幾兩銀子罷了！』杜潔一想，也祇好如此。便和許遠倆帶了一百兩銀子，直到城門口，驛馬行裏來。恰好有箇集寧馬客，還有三騎牲口沒賣去。二人看那三騎牲口：一兩匹黑馬，一匹黃馬，一還不錯！便討了鞍轡備好，各試了一轡頭，脚力委實健快。便問行家：『討多少銀子？』行家見杜潔公子哥兒模樣，張嘴便討一百五十兩銀子一

插漢兒部
即今之察
哈爾明插
譯音為較
漢兒反爾
今察哈爾
為確也作
者五經呈
請薛子良
之提案即
作者之原
呈也但該
案通過時
於察哈爾
改名一節
未提及此
否遂留之
省名爲種
種裂痕殊
爲遺憾子
曾見作者
原呈於捲
菸月刊理
於極透澈
論略識於

匹。杜潔微微一笑，說：『這倆牲口，倒不錯！祇可惜餓壞了。』行家道：『這牲口委實是插漢兒部來的。祇因貨好價高，沒人肯買，幾箇月就攔下來，便瘦了許多了。』集寧客人接口道：『我這趟帶來百多匹牲口，就這三匹是北口小蹄兒；一天少也得跑箇三、四、百里地啦。』杜潔因身邊銀子不多，便還他二百兩銀子，全給買下。集寧客人聽了，心中暗想：『就這價錢，也還有四分利錢好賺，且是祇贖這三匹牲口了，幾箇月沒人還價，如今近年了，不如再討加些，賣了他，夔爲這點尾貨久擱着，耽擱時日，倒失卻生意，反不合算。』便道：『老客再添些吧！我祇求脫貨回家，也不顧蝕本了。』杜潔便加了四十兩。行家又幫着討添，許達又加了二十兩，總共二百六十兩銀子，將三騎牲口買了。又在馬行裏，配了三副鞍、轡、鞭、鐙，一共算作二百八十一兩銀子。便叫行家跟隨到店裏，取了銀子給他。二人各備一匹黑馬，將黃馬給了皮友做坐騎。

當下，杜潔許達餓飽了牲口，再叮嚀了皮友加一番，皮友一一答應了。二

此願我國人及早謀正察省之名(察省爲我士察哈爾之名係淪陷後蒙人所改)以固吾圍而臻五族於大馬也滿紙馬經子生意無所不知明代因官馬派民戶牧養死亡須賠補故馬價甚貴然而觀杜許帶銀百兩往買好馬則知四牲過口每三不

人牽着馬，揷好包裹，向店家討了燈籠、火把、松油、亮子，防着半夜雲遮月落時，好用。拾掇好了，便出了店門，上馬加鞭，照大路躡程。皮友送出街頭，自回客店。

杜、許二人因事情緊急，且是熟路，乘着月色明朗，打馬飛奔，羽箭離弦一般的跑去。那兩騎牲口也委實好脚力，螳螂似的頸子一昂，長鬣一甩，嘶風呼氣，前騁後馳，三帆滿風，快船似的，祇聽得滿耳風聲。到了天明時，已走了二三百幾十里程途了。晨光微熹之中，遠望見前面單家莊圍罩在藍嵐、白霧裏面。

二人縱馬來到莊前，祇見那莊子雉堞巍峨，旗斗高豎，差不多的府城也沒那般雄峻。馬奔莊門，遙見莊門大開着，甕門黑黯，賽似城門。門旁一間廳房，坐着五六箇羸黑大漢，見二人來到，便有一人向前問杜潔道：『老客是路過，還是到做莊的？』杜潔知道山東路上因爲綠林勾結倭寇，地方上都有鄉勇，便按着行路規矩，將馬一帶閃在路旁，拱手道：『在下路過寶莊，煩請上復莊。

兩耳較之
今日物價
直有霄壤
之別

杜許費如
許高價之
襯牲口好
佳且馬知
極性一的
馬非馬味
法相一經
照和馬陣
購贊比
者可臘晨
寫冬臘晨
景如摩詩
畫中有詩
讀之詩寫
盡然雖寫
盡好手無
以復亦之
此二加蓋
三

主，不及登門請安了。」那人又問許達道：「請教達官貴鏢局的字號？」許達知他們因為杜潔書生打扮，誤認自己是杜潔保鏢的，便答道：「小字號兒湖廣武勝。這一趟是送朋友進京趕春闈，沒帶貨，因此也沒帶旗帖，還請上復貴莊主。」說着，便在百寶囊裏取出一張「武勝鏢局鎮衡山許達」的大紅單片，遞了過去。當下有人接了，出了廳房，領着兩騎馬，來到莊內街上一家車店裏，又招呼過了，別過自去。

二人要了酒、菜、喫、喝着。許達向杜潔道：「我在這條路上也走過不少趟數，卻從不曾見這般嚴緊。這等看來，單家莊中定有能人。」杜潔道：「去年倭寇陷濟寧，曹州路上村莊都練鄉勇，築高垣。不過此地的確有能人！瞧他這般布置，竟是大將守汛的排場。方纔進來看見的鄉勇巡哨，那部勒也不弱似軍伍。祇不知是誰在此主持？」許達道：「不知莊主是誰？江湖上不曾聽得說起；不然時，咱倆就去拜望他去。」

一字已足抵
晨照冬晴
寫明代村
莊情形如
畫盡明與
之非忠興
倭患交加
且時值靖
難之亂燕
藩方奪位
人心未定
地方多謀
自衛以前
人記載證
之此際之
沿海區域
實爲自衛
自治擴展
時代吳駁
識用筆如
春雲漸展
暗逗下文
有山雨欲
來風滿樓

正在談論着，忽見有五騎馬來到店門停住。當先一箇後生：頭紮包巾，身披細甲，腰束銀絲帶，足登虎頭靴，眉清目秀，口小唇紅，生得十分俊俏。後面四箇都是鄉勇打扮，包頭紮腿，穿着『單』字號衣。那後生進店來，掌櫃的連忙起身出櫃，笑臉相迎。那後生問道：『可有一位南邊趕考相公，和一位護鏢達官投宿在你店裏？』掌櫃的忙陪笑答道：『是！是！正在喝酒啦。』許達不待他近前，便起身拱手道：『在下便是許達。不知有甚事體？』後生聽了，便撇了掌櫃的，三脚兩步，來到杜、許二人桌前，拱手道：『在下鳳舞，是本莊教頭。敝莊主聞聽兩位打此路過，特着俺前來奉候，並請兩位委嫌棄，耽擱些時，讓俺莊主聊盡地主之義。』許達方要答話，杜潔已知他口中雖是十分客氣，實在的來意是來盤查，恐防許達性直，漏出實話，便一面讓鳳舞坐下，一面搶先接口答道：『俺晉京趕武試，因爲和這位許兄曾經同門，便一路同行。路上還有些小事情，不能久耽擱，莊主的盛情，祇好心領，回來時，再登堂拜謝！敢煩台駕代達』

之妙本書
第一箇男
現的美男

杜潔恐許
遠包反許
話下出實
話反是許
遠包反許
深直說生
章變化生
動已極
語片應
查來蹤去
跡及何道
不走到曹
而轉上之
州路其言
理由其旨
如蜜和其
如錄和旨
可親而面
咄逼人面
此兩面如

大俠傳

二二

下忱。『鳳舞道：』俺莊主祇是一心敬禮天下英雄，並無別意，聽說大駕晉京，卻不走德州大道，轉來到敝地，必是有些貴幹。故此叫小弟前來邀請盤桓些時。要是大駕的貴幹，俺莊主能穀爲力時，還想効些微勞，也顯得地主之情，留箇江湖交誼。』杜潔聽了，心中一震，暗想：『問的好厲害呀！』便回答道：『俺倆祇因有箇世交在曹州：一來，借北上之便，前去探望；二來，想相約同行。現今歲暮，年前無日，委實不敢多耽擱，還望原恕！』鳳舞微笑道：『俺有句言語，幸恕唐突！』俺聞得敝莊上先生說：『武勝鑣局是湖廣一帶最有名的局子，南北一帶江湖好漢、綠林英雄，多有往來。因此凡是『武勝』旗子的鑣管保平安。祇是和白蓮教不大交往。因他鑣名聲名遠震，教友也不肯十分柰何他。』適纔莊主和先生得見許達官的大帖，知非等閒之輩，十分的敬仰！便想着敝莊朝東兩站便是錦屏山，兩位不走丁旺莊，卻來到敝地，或許是要到錦屏山去望朋友。恰巧那錦屏山幾位好漢多在敝莊，敝莊主便叫在下前來請教，要

辭雖水滸亦所未有
此先生何人也讀者
試猜之
先生湘人也故能熟
知湘中事
極寫吳璣
才能
措辭閃爍
不着邊際
是富於經
驗閱歷的
細心人作
者辭令之
妙更令人
心拆

極寫吳璣
才能

是往錦屏山，便不必多帶跋涉，就此便可相見；若是另有貴幹時，還望恕過在下冒昧失言！」杜潔許遠聽了，一齊暗喫一驚，想着這「先生不知是甚等樣人，卻如此精明！倒要會他一會。」杜潔更忖着自己和許遠的武藝，就算是他說來賺人，也不致喫不了，受虧損。便道：「俺在江湖上也多會聞得錦屏山的聲名，久想會一會幾位頭領。今又承貴莊主十分美意，俺倆便抽一刻工夫一來，晉見貴莊主當面致謝；二來趁此機會也得會錦屏山好漢；一時得結兩重江湖交誼，俺倆真是欣幸極了！」許遠見杜潔答應了，便也道：「莊主如此瞧得起俺倆，俺倆怎敢不中擡舉，辜負盛情？」

鳳舞見二人應允了，大喜便起身叫：「掌櫃的！酒飯銀子到莊上領去。」杜潔忙攔道：「這箇不敢奉擾！」鳳舞道：「兩位不必客氣，俺已吩咐過了，本莊規矩他斷不敢收兩位的銀錢的。」杜潔一面謙謝；一面暗想：「瞧不出這小地方，卻治理的井井有條！」待許遠換好巾袍，鳳舞當先領路。出店門時，四

絕同杜說鳳之非經于即吳序風之寫聖可的出亦雖袍須客東本細
不道許法舞英寫濟于所禮規單手可秩單出亦雖袍須客東本細
客合爲已如雄伍也益之禮節律家莊聖謂白序家以極也更打則書極蓋
氣故志視此蓋柱之蓋柱之纒才兒秩威莊描來莊襯事山故鑲裝杜

鄉勇已將二人的黑駒備好，牽在手中，待二人出來，便將韁遞過。杜潔許達扳鞍上馬。鳳舞揚鞭前導。四鄉勇騎馬後隨。掌櫃的躬身送出店門，鳳舞一擺手，雙脚一搗，呼喇喇，趁大路飛馳。

杜許二人在路上，和鳳舞攀談，詢問莊主姓名。鳳舞道：「敝莊居戶皆不姓單，「單家莊」祇是箇地名。莊主姓伍，名柱，年纔二十五歲。自幼習得一身好武藝，馬上功夫十分了得！年紀雖輕，這曹州一帶多知他的字號，地方上多受他庇蔭，都稱他爲「千年松」。老莊主故過世纔一年，已將這莊子拾掇得鐵桶一般。莊上大、小事情都是親自料理。一切布置卻有吳先生——吳璫。吳先生原本是湖廣人，——和許達官是鄉親，——從前遊幕到北邊，隨着莊主的娘舅，來到此地。和莊主一見如故。近年來教導莊主讀書，作詩，更加親熱。莊上一切事，都是吳先生主裁。莊主因他爲人仁義，且是多才多智，常叫他做「智囊」。莊上衆人沒箇不十分敬重他的。」

作者善於於此處不可於此得於痕規得於點通着之普通痕跡之一中禮談話中人禮出書中禮之態度來此原雅先生原來於這裏老莊主必能客齋無子或書獸力之流亞力無此富助不以其志窮成其志窮一歎作爲者寫此想亦過此門而大嚼聊以可快見官府

杜潔又問道：『不知莊上共有多少鄉勇？幾位教頭？』鳳舞道：『莊上共有五百餘戶人家，按戶出一人，除卻鰥、孀、居戶，練得五百二十箇勇壯。總教頭是金麒麟、凌翔、雲南昆明人；副教頭便是在下；還有梅花鹿李青、雙鎗李隆、飛毛腿歐弘、賽叔寶徐建，四位教頭，各領着一百名勇壯；餘下一百名是凌教頭和在下領着；莊主隨身帶着二十名親隨，——跟來的四箇便是親隨。——這莊外周圍，都居莊內住戶的田地。莊主自己有二千多頃地。鄉勇的用費，都是莊主獨自支用的；按月要二百六七十擔人糧馬料，五百多貫用費錢。從沒外取過。自從立了莊園，除卻納糧，官府不敢來訛索，住戶比前時安寧許多，都道：『莊主和吳先生善於調處。』無憂無恐的過着日子。』

杜潔許遠聽了，十分欣喜，隄防之心，早已拋卻了。一路再看那些居民，真是向曝閒話，雍雍熙熙，度着冬日。見鳳舞走過，男子都立起身來，彬彬有禮，不似鄉野之區。行了約莫一里多路程，遠望見一片烏雲，黑壓壓的據在高峯

之敲吸此
案皆由民
不知自治
作者之意
深矣
練鄉勇所
以防盜匪
也官圖乃
防一府爲
之千歎
此名年松
之也
來也
無懷氏之
民歟萬歟
氏之歟天
何修而後
此令界真
繁世我眞
有蓬土不
羨蓬瀛桃
源更不足
聊矣
數語
畫出雄座
巍峨一足
的山莊

大俠傳

二六

之下，四面粉牆高聳，十分雄壯。遠聽去，莊前一片廣場，正在練兵，許多人蠕蠕而動；正中一桿數丈長的旗桿，懸着一方蜈蚣走總的大旗，卻看不出上面有些甚麼。鳳翔在前面馬上，揚鞭遙指，道：『這便是伍莊主的住宅，正在操練啦。』

杜潔、許遠，隨着鳳舞，馬上加鞭，轉眼已來到莊前坡下。鳳舞兩腿一夾，那馬箭一般，向石級上奔去。杜、許二人便也一抖絲韁，使勁一擱，隨後趕犇上來。祇見五百來箇鄉勇，正由『五花陣』改作『一字長蛇陣』。中央一將，身材高大，長眼、高顴，頭戴燦銅鏤空堆花盔，身披燦銅鎖子連環甲，當胸懸着耀日生光的護心鏡，紮着斜『十』字絲絛，腰束燦銅秋葉綴錦戰裙，束着纏絲雙結疊金鸞帶，佩着口金絲疊花嵌玉劍，足踏黃緞抵地虎短靴，手中正揚着一方鵝黃斜角旗，指揮擺陣。當中臺階上，立着箇方面長眉、青袍、銀鎧的少年，左邊立着箇方巾、青衫、白鬚拂胸的老者，約莫便是莊主伍柱和先生吳璫。

抵千言萬語描寫人也旗也
寫遠景深透令人讀之如同白
觀如畫揚鞭搖指是從教童
遙指杏花村卻饒有壯氣善於
改用描狀入神而無盜古濁氣
不定數目妙蓋二人恩遮中怎
能知其確數徒以有鳳舞之言
在先看此約莫是此恰如分際

杜許二人連忙翻身下馬。伍柱、吳璈兩箇一齊下階相迎。當中那將——便是金麒麟、凌翔——將旗一揮，五百來箇鄉勇一齊半跪。領頭的四箇教頭——都是黑盔、黑甲，各執鞭、鎗、斧——搶過來，向杜許二人打參。二人忙一一還禮畢。伍柱、吳璈便邀二人進莊。杜許二人轉向凌翔和四教頭告過「且失陪」，便隨伍、吳、鳳三人邁步進莊。凌翔轉身立即傳令：「收隊！」領着四教頭隨後進莊來。杜許二人進了穹窿莊門，便是一層屏門，中門大開，進了屏門，過了大丹墀，便是一間十根柱敞廳。打廳後轉出去，走過許多倉庫，兩進閒房；又轉過一座丈餘高假山，便見一重月宮門。再朝西拐彎，穿過一扇牆門，來到一所花苑，朝東一排七間廊房，當中的一間小花廳內，凌翔也趕到。衆人重新見禮，通問姓名，畢，一一落坐。小廝獻過茶，又端出入色茶點，擺在當中圓桌上。伍柱便邀衆人到圓桌前團團圍坐。

伍柱和杜許二人敘過客套語。吳璈便問二人道：「兩位仁兄到曹州有

真無處不
留心手必
若俗手寫
於此必寫
佩寶劍不
知祇見
劍鞘方合
他入眼事
看必如此
理不必事
方名背周
實名手之
筆畢竟周
密如此物
而使人得
一領青衫
時勢馬得
而不亂翔
極寫凌翹
極寫吳璣
亦極寫威
莊之雄威
與紀律然
讀之宛然
有眼底反

甚貴幹？」許遠答道：「祇不過探望朋友。」吳璣拈髯點頭道：「如今歲暮天寒，兩位仁兄若沒緊要事件，怎肯耽擱程途，不趕到京城度歲？咱們都是埋沒江湖的英雄，儘可肝膽相照，不必避忌。二位有甚事，俺們儻有可爲力之處，還當竭智盡能相助，聊表寸心。」杜潔坦然說道：「俺倆的行蹤，並不是故意相瞞，實因事關他人，不得不略爲審慎……」接着便將自己和許遠北行的緣故，和在延津牢中相會，以及車中聞得金條案仗義送訊的細情，直說一遍。伍柱、吳璣、凌翹、鳳舞等聽了，齊聲讚稱：「不愧是當今俠義英雄！」

杜潔將話說明白，便要告辭起身，趕往錦屏山去。伍柱忙攔住道：「好叫兩位得知：錦屏山好漢，除卻令師弟已經動身，賽由基、趙佑守寨，全都到了敝莊。兩位便請在此相見，不必再勞步到山寨去了。」說罷，便叫莊丁：「到後面園裏去，稟告程爺和衆位爺，就說：『有南方英雄專來相訪。』」杜潔大喜。許遠生平不會說謊話，迴想方纔言語朦朧，心中十分難過。卻是事已過去，無

反是許達
小心妙不
辨一血是
淚讀之詞
聲一哭吳
公開口第
一便屈胸
此言其胸
中之怨語
及於此章
已於此語
之第中充
分表現儻
非涵吞功
深學足養
志鮮有不
橫流為世
患者是學
這者是學
潔了乖性
上入往性
直入往性
喫這人寫
二這人寫
妙人分寫
暗寫伍柱

法迴旋，祇好耐着。

伍柱立起身來，叫莊丁領道，讓杜許二人先行，自己和吳璫、凌翔、鳳舞隨後。出了小廳，由走廊向西，過了一重秋扇牆門，便是一所大院落，卻靜寂寂沒一點聲響。橫過去，又走進一重六楞敞門，便見一所花園，當中一泓清水橫在假石山前。莊丁領着，從那小澗上石橋到假石山前。向右轉過山脚，便見一片枯籐包裹着一叢房屋，祇露着幾箇牕戶，若在春天時，竟祇瞧得一片碧瞧不出是房屋。

杜許二人正一面走着；一面鑑賞這小園景致。忽見對面綠屋中走出一行人來，望見有人進來，便急趕過來。二人瞧去，祇見當先一人，圓面、濃眉，罩着大紅風兜，裹着青綢披風，瞧不出着甚衣服；隨後一人，身材魁梧，藍巾、藍袍；還有兩箇中等身材，一箇着件綠緞箭衣；一箇武生打扮，渾身紫醬色衣服。

治家有方
寫景入畫
如筆不枯
而曲折多
雅不折凡
俗不離凡
手寫之凡
知鋪張而
毫無情致
者直不計
一以道紅

順手補出
杜潔籍貫
絕無痕跡
水中女英
雄素來不

大俠傳

三〇

伍柱見衆人迎出，便搶前一步，向杜、許二人道：「這便是錦屏山衆好漢來迎二位了。」杜、許二人祇認得那藍巾、藍袍的是石靈龜歸瑞，曾經在南邊走過水鏢。伍柱招呼衆人和杜、許二人相見。各通姓名。原來那裏青綢披風的，便是錦屏山都頭領豹子程豪；着綠緞箭衣的，便是萬里虹黃禮；武生打扮的，是虎頭孔純；都是錦屏山的頭領。英雄相見，握手言歡，彼此皆十分欣喜。伍柱讓衆人都到屋裏敘話。一衆十餘人齊到『碧蔭書屋』中來。

衆人進屋坐定。莊丁獻過茶。彼此都道欽慕。敘談時，得知錦屏山原是孔純創的。程豪、歸瑞、原都和孔純是朋友，特地邀來聚義的。程豪年纔二十三歲，江淮揚州人氏；孔純二十歲，山東青州人氏；歸瑞也是二十歲，和杜潔同鄉，都是江西蓮花人氏。山中還有太原賽由基趙佑年歲最少，把守山寨，未曾回來。歸瑞的妻子，便是凌翔的妹子——玉麒麟。凌波——年纔十九歲，水裏功夫十分了得。十歲時便能在昆明湖中不露面吐氣，彘二里多遠。後來和他哥哥——凌

許三爺再
耐不得了
想見其說
出時傾江
瀉河之豪
氣

殺得好多
殺幾箇

三四家武
官家眷使
有許多金
子嗚呼兵
辛苦矣邊
民苦矣
黃禮另是
一種聲口

身來，向杜許二人拱手道：『承蒙二位兄長仁義，在這歲暮天寒之時，遠道前來送信，俺黃禮祇有感激的分兒，也不敢將套言來謝。——祇是這樁事，委實有些尷尬！照許大哥這般說來，連俺自己也不得明白。如今坐下的都是江湖好漢，並沒外人，待俺將這金條的來歷說一說：——』

『這金條是三年前，俺初到錦屏山時，和賽由基趙四哥倆下山當箭子，在山海關，遇着一班官眷，約有三、四家子，結伴回南。打聽得是屯邊武官的家小。便想着他們平日尅扣軍糧，虛報邊費，使兵墾地肥私，魚肉百姓，無惡不作！怎能放得他過？便緊跟了他們，直到山東界上，便下手做了：還做翻了一箇護送的武官兒。因此得了二百多條金子。這幾年，山寨裏採辦糧食，都是俺去。俺便順便叫俺哥哥——黃仁甫——到德州碼頭上過儀。第一回給了他一條金子，不料他沒承受得。第二年又是如此。今年俺再給他一條金子，不料倒出了這大岔子了。這事俺敢保俺哥哥的金子決不是盜了甚麼何東兒的。如今這德

眞善寫箇
性之慮是
程之愧領
袖羣雄

故布疑陣
餘味盎然

着此一段
金條案益
發惴惴迷
離不可捉
摸作者誠
善布疑陣
矣

州的瘟官既這般糊塗，祇求程大哥許俺下山去一趟，救俺哥哥出牢。」

程豪忙答道：「您哥哥受累，您自是應去救他，祇是得想箇萬全之道再去，纔不致有失。且是德州頗有能人，也不是您一箇人去便能了事的。」杜潔聽他們如此說，便忙截住話頭，問道：「照程大哥和黃大哥方纔所說，竟是還沒知道有這一回事，那麼，歸家嫂嫂卻因甚到德州去呢？不知可能告訴俺倆麼？」程豪答道：「這有甚麼不能告訴……」正待要說出時，忽有一箇伴當模樣的人向歸瑞耳邊悄悄說了幾句。歸瑞便立起身來說道：「玉麒麟回來了。」程豪大喜道：「那麼，待他自己來說吧。」杜潔許達，知是凌波已從德州回來，且不再追問，隨着衆人起身出迎。

要知凌波回至單家莊，有何話說，讀下章便知。

古董俠魂評曰——

金條案之曲折與後來破案之奇，真是一部好偵探小說材料。余嘗謂：作武俠小說必須具有寫社會、言情、偵探、歷史……等等之全才，始能出色。觀此章，讀者或當避吾言。奈何今之人以爲滿紙飛劍，神怪雜出，卽武俠之能事畢矣，何其陋也！余首倡武俠說部之撰刊，迄今且二十年，常因武俠說部之現象而抱悲觀！今得讀本書，心乃釋然。

杜許往錦屏山，而偏在單家莊遇衆傑；金條案方始，而又有沈石一案；寫許杜方來，而凌波適去；寫凌波救沈石，而沈石偏爲丈身救去，變幻穿插，五花八門，極盡六龍矯空之致，讀之使人目快神怡！

寫單家莊紀律森嚴，十分出色，是爲諸人身價地步。

本書第一集，寫帶麟鳳龜龍四人出身，此時祇不知龍在何處？

本章爲全書一大關鍵，蓋錦屏單莊，皆上將出身有關繫之處；而且本章是衆俠一小聚會，如龍之文字，至此一矯。諸俠聚散無常，有此聚會，則錦屏單莊，乃如貫索蠻奴，從此串住羣龍矣。

第十章 計誅凶菩提邀衆俠 謀叛逆妖道說藩王

雖不甚美
却不愧爲
『水仙』之
稱有彈囊
無彈弓讀
者記清

話說單家莊中衆英雄聽得報說凌波回來了，都起身出迎，杜潔、許達二人，更是急於想見見這位女英雄。忙起身隨着衆人迎將出來，還沒跨出房門，便見迎面來了一箇中等身材的漢子，生得圓臉闊額，細眉長目，臉白如脂，兩手特長。渾身武生打扮，頭裏月白武生巾，身穿月白箭衣，下着月白甩襠紮腿袴，背脊上露着一大把月白劍穗，腰懸月白色魚皮彈囊，手提一對爛銀寶塔鞭。杜許二人方想要問來的是誰，卻見凌翔叫『妹妹！』接着便見程豪等都向他道：『辛苦！便知是凌波裝成了男子模樣。瞧他那英挺精神，確是瞧不出他是箇女子。』凌波含笑和衆人招呼過，便趕着和杜潔、許達二人通問姓名。伍柱便邀衆人到屋裏坐。

這時莊丁已將酒菜擺上。衆人進了『碧蔭書屋』，便都不客氣，聽伍柱

和吳璫兩箇安了坐位，一一落坐。伍柱執壺篩過了一巡酒，便向凌波道：「這回辛苦了大妹子，不知可會了事？」凌波笑着搖頭道：「了事麼？還差的多啦？」歸瑞聽了，拍手道：「如何！我說你一人去不能了事，硬要和我賭賽，如今可是輸了！還有甚麼說的？」凌波向歸瑞瞪了一眼，道：「哪，您且霎快活早了！看可能叫您說了嘴去？祇不過這事越牽越大罷了。」程豪也笑道：「您倆且霎鬪嘴，凌家妹妹事幹的怎樣了，且說出來，大家聽聽。」

凌波喝了一口酒，亮着嗓子說道：「我打這兒動身去，便想着先要打聽徐季藩那廝的蹤影。纔能知道德州這一趟是不是請了白蓮教的幫忙。徐季藩這兩年祇在濟南、濟寧一帶傳徒布教，很容易打聽。我便先到濟寧州去，打聽得那濟寧指揮李漢雲很愛習教，已經拜了徐季藩的得意弟子趙天申做師傅。專心習學，頗曉得些邪法。我在濟寧耽擱兩天，打營兵口裏探得徐季藩，確是領着他的兒子徐鴻儒到德州去了。我仗着牲口快，便急忙趕到德州。那

衙前飯店
盡都如此

知纔進城門，迎面便聽見鎮恆山坐在囚籠裏，許多兵勇押着……

許達、杜潔聽到這裏，一齊大驚，站起來攔問道：「沈五弟怎生被陷的？」
凌波忙笑答道：「您倆靈急！且待我說呀！現在不是沒事了嗎？」杜、許二人聽說現在已無事了，略覺放心，依舊坐下，留神聽凌波說。

凌波接着說道：「我那時不知他們要將沈家兄弟解到那裏去，祇得遠遠的跟着。不多時，便解到府衙裏去了。我在衙前待了一會，沒見知府官兒坐堂。便在衙前一家飯店裏投宿，那店裏住着的都是打官司的。那些三班六房差役人等，都到這店裏來兜生意。我覷便向一箇年老的刑房搭訕着，問起沈老五的案情。那知他一聽得我問這樁事，祇嚇得兩手齊搖，連說：「不要談！談不得！」我問他是怎的一回事？他說：「是謀反叛逆的大案子，明日就得解到巡按御史衙門去。」再要問他時，他已連忙逃開了。我左想右想，想着我動身時，你們所說花銀子打點的話，是辦不到的，身邊帶的銀子，也沒處使；祇有待

他們起解到巡按衙門去時，攔在路上，給他截下來的這一法。

『次日天還沒亮，他們便押着沈老五起解了。待我候飯店開了門，再尋人探問時，纔知己走了許久了。我這一急，非同小可！連忙給了店錢，打着牲口，急趕。足足的趕了一天，也沒趕上。心中納悶着，他們押着囚籠，怎能比我這日行五百里的牲口還快咧？若是再有一天趕不上時，他們便到了巡按衙門了，我這趟可不是糟透了嗎？拏甚麼臉回來見你們咧？當下以爲他們是連夜走的，所以這般快，便也拚着辛苦，連夜趲趕。不料牲口不濟了，一路直打趲蹶。沒法。祇得尋了箇棗樹林子，下馬坐着。放牲口去水塘邊喝點水。纔坐得沒一盞茶時，忽見一團黑影在塘邊歛的飄過，塘裏的水，也被那黑影拂過去帶動的風，疊起了幾層波浪，再看那馬正低着頭不知喫甚麼東西。我這時，心中大驚，連忙起身過去，將牲口攔住，一看，地下祇有一箇被馬嚙破了的紙包。再四圍細看，絕無一點響動，也不見那黑影的蹤跡。暗想這黑影如果是箇人，這功夫

看他寫得
神出鬼沒
却又不是
却他小如
其劍俠百
之妖異百
毛吾常謂
寫奇俠神

怪不難而
寫奇俠神
情不離乎
怪者蓋難
作者蓋善
拈題作
妙文者

寫馬快形
容入神子
昂雖善畫
馬也不如
此處畫出
一匹飛跑
的活馬來

即在頭盆
上也不致
毫不可著
至此猶不
知對方之
本領乃是
年輕女郎
的輕心思
且手打彈
雙不復能
持馬鞭如
此寫來甚
不知細到
如何程度

可不小！這曠野之地，一霎眼，便不見了，怎不使人喫驚咧？當時卻是想着救人要緊，也無心再去追尋那黑影兒。便上馬趕路。不料這馬和先前大是兩樣，四蹄撒開，和騰雲駕霧一般，耳邊祇聽得呼呼的風聲。更聽不清路邊有些甚麼。

「就這麼犇馳了一夜，也不知犇了多少路程。天色微明時，便瞧得遠遠的霧氣中有一羣人，其行如飛。我料着定是那些解沈老五的兵勇。急夾着檔子，驟馬飛馳。約莫一盞茶時，便趕的相差祇三百多步遠近了。定睛瞧去，一點兒不差，果然是一箇官兒，帶些兵役解着沈老五——在囚籠裏——我便卸

下彈弓，向那押在後面的武官兒發了三箇連珠彈。那知彈子打在他後腦，他竟和不知道一般，仍是倒提着長茅，飛一般的前走。我還以為彈子是打在他頭盔上，祇是他那脚走委實快，就是兵勇們也和他一般。我心中大疑，且是大急，忙將彈弓背，打着牲口急急追去。追到約莫祇差二百來步了，便將梅花鋼

鍼的袖箭，向那武官後心射去。我這傢伙可是鐵板也得扎穿，沒箇鎧甲擋得

住的。不料箭到他背上，反碰了回來。我一箇沒留神，箭已回到我面門前來了。我大喫一驚，連忙將左手的彈弓甩起一撥。那知這箭的勁，比射出時大的多！竟將弓弦射斷，弓背扎炸了。

豈知大謬不然

此所以回彈弓也

『我這時情知不好！這解官兒的內功比我強多了！我斷不是他的對手。卻又想到沈老五不能不救。便硬着頭皮，趕上前去和他拚鬥。料來憑我這對金鞭，不見得就喫了他虧去。及至趕到他背後，我早已棄了破弓，掣起雙鞭，向那解官兒當頂蓋下。這當兒，祇聽得他哈哈一笑，一偏頭讓過雙鞭，也不回手，祇將左手向我一揚，不知甚麼東西，撲了我一臉，頓時一陣頭昏，便倒撞下馬來。剛一倒地，人略清醒些兒，方要跳起時，那解官兒的長茅，已離我胸膛不到五寸。我正在無法招架，更沒氣力滾開讓過，祇好等死的當兒，猛聽得有人高聲唸了一聲佛，就這一聲佛號未完的一瞬眼間，陡見一箇笑嘻嘻的胖和尚，將麈尾一拂，架開長茅，喝道：「光天化日中，怎能許你用邪法傷人！」我這時

宛然年輕
女郎聲口

此一遊記
似西遊記

亦以劍俠
情之劍俠

說部及讀
下章乃知

作者固別
有邱擊迥

非徒逞奇
怪取悅讀

者可比
此解官兒

本領不弱
如此喪生

惜乎亦無
書中之無

名英雄也

心中喜的不知怎樣喜法，忙乘着這空兒，使箇「鯉魚打挺」跳了起來，看時，那解官兒和衆兵丁都躺在地下，長矛已折爲兩段，拋在地下。我這時更不知是驚是喜，忙要尋那和尚道謝時，卻見和尚將塵尾向囚籠一擲，囚籠頓時整箇兒碎了，迴頭向我說道：「這些傷天害理的東西，交給大娘辦吧！」我連忙向他下拜道謝。那知他拉了沈老五，一甩袍袖，一閃眼已去了三五百步了。待我擡頭時，已祇見些微影兒，沒法追趕了。我祇得提着雙鞭，將那解官兒和兵勇們全給打死，便打小路上趕回來了。

「我一路想着：不知這和尚是甚麼樣人？夜裏所見的黑影，不知可是他麼？他怎不許沈老五和我說一句話兒？臆沈老五那模樣，也不像認識這和尚！更加奇怪的，是他怎知我是女人，叫我「大姑娘」？」

正說着，陡聽得屋樑上有人呵呵大笑，高聲說道：「這也不懂麼？」衆人

另是一樣
聲口作者
真善描箇
性

大驚，一齊立起身來，各抽兵器。迴環顧望。這當兒各人都覺得眼前一亮，接着便見當門立着一箇身軀異樣高大，慈眉和目，嘻着一張笑口，彌勒佛般的一個胖大和尚。向衆人呵呵大笑道：『我來遲一步，勞凌頭領代我說了半天。我這廂有禮了。』說着便合十爲禮。衆人已知道來者便是凌波所遇的和尚；就是沒猜着的，見他這般說法，也料想沒惡意，凌波是見過他，且知道他的本領的，便連忙一面向衆人說明白，這便是那劫救了鎮恆山沈老五的大師傅；一面便離座到和尚跟前施禮，請問姓名。這時衆人也都知和尚無惡意，且是來相助的，便都向和尚抱拳還禮，千年松伍柱向前，挽請和尚就坐。

那和尚也不推辭，便向當中席上坐下，向衆人道：『我便是笑善提丈身和尚。這趟偶然多事，凌頭領已說過了，不必再煩。祇是我原爲我那不肖的小徒，兼程南來，卻想不到無意中救了沈頭領。在座衆位中可有往河間去赴會的麼？路上可曾遇着小徒金刀茅能麼？』許達聽了，連忙起身將衆人姓名一

知弟莫若
師吾知和
尚此語客
氣也

一告訴了和尚，並說道：「俺許遠和杜師兄便是專程到河間去的。俺倆雖沒遇着令徒茅金刀，卻是已知道茅金刀確已到河間去了。」

丈身和尚聽了，喜道：「我這趨由荊州動身北游，在山海關遇着友鹿道人，硬拉我到河間去。我原也應得到河間去走一趟，便和他同去。後來知道河間的事，不是一兩箇人能幹得了的，且知友鹿道人已發信邀請同道英雄和他的幾位高徒。我想着我那不爭氣的徒兒茅能，雖是被我攆了他出門，卻是也恐怕他在外面敗壞宗風，辱沒了我五臺宗派。四下一打聽，纔知他果真不自愛，竟和白蓮教裏的小小子兒混在一起，竟幫着那些教徒，去做那傷天害理，採生折割的勾當！我這一氣，真氣的喘不過氣兒來了。想着河間的會期還有些時，憑着我這對慣走江湖的腿，總還可以到南邊來一轉。因此便到山東河南一帶來捉他回去懲治。不料我直尋到他那黑林崗窠子裏時，卻是早兩天已有人將那窠子砸了。我想他要是闖了大禍，決不敢到湖廣一帶去見我，

一定反向北跑。便也回頭向北趕來。卻不料途中遇着沈頭領。我們原是一家，豈有袖手不理的道理？前日救了沈頭領，得知衆位在此，且是路上得知凌頭領非等凡之人，便一路跟下來了。」

程豪、黃禮、杜潔、許達等一齊問道：「沈家兄弟，不知可曾隨大師傅到這兒來？」丈身和尚答道：「他因爲和官府鬧下了糾葛，不便回頭，且是他見師心急，我便齎發他先往河間去了。」衆人聽了，纔把心腸放下。

許達接將在延津遇着玉獅子文義，得知金刀茅能已會着花鎗劉勃、鎮泰山潘榮、鎮華山錢邁，一同取道到河間去了的話，詳晰告訴了丈身和尚。大凡做師傅的，沒有不心愛自己的門徒的。茅能的慧直鹵莽，丈身和尚自然是久已深知，他這回親自南下，原是恐怕茅能被白蓮教誘迷了，非得親自來喚醒，没人能使他徹悟，跳出迷圈。如今聽說茅能原是沒知道白蓮教的罪惡，一時誤墮窟中，已經到河間尋自己去了，足見茅能還沒忘卻師門，心中自是欣

不言丈身
和尚如何
進來讀者
自可想像
而得假使
俗筆必贅
寫許多跳
高下地矣

首章便寫
河間有
至此尚不
言明作者
誠發性
程豪俠
熱勝不
爲錦屏
領

喜。

衆英雄素聞得丈身和尙的聲名，武藝劍術，冠絕南北。今得會面。自是十分欽敬，十分歡喜。丈身和尙見衆人都是江湖俠義之士，功夫深湛，舉動光明。且是都會聞名的英豪。一旦相聚，心中歡悅，自不待言。常言道得好：『酒逢知己千杯少；』丈身和尙和衆人言語投機，開懷暢飲，酒到盃乾，脫落俗套；一場痛飲，不覺喝到日色啣山，杯盤狼藉，方纔罷休。

衆人散坐，莊丁獻過茶，加過炭火，大家圍爐敘話。程豪便問丈身和尙道：『河間是怎麼一回事？竟致驚動諸位大俠，還不能了處？想來這事必是非凡之舉！不知我等兄弟可能有緣，身與其中，盡些力量？』丈身和尙笑道：『這件事，原是天下人都應管都可管的事。頭領有興，我們自是喜之不盡。——祇是頭領這回下山的事，可曾了結？這時就能到河間去麼？』程豪答道：『我們這趟下山的事，想必沈五兄弟已對大師說過了。原無大事。我們一來是想和伍

莊主聚一聚；二來是知道對頭太大，便大夥兒全來了。如今那對頭得新正纔打山東過去，儼是大師許我們到河間去，我們生平祇想轟轟烈烈幹一場，此地這一點兒小事，自沒甚攢不下。」丈身和尚道：「河間的事，原是人多一箇好一箇。祇是錦屏山，不久也有要事。恐怕頭領一時分身不得。」程豪聽了，心中明白，王忠皓調到曹州，官兵將要攻打錦屏山，不覺躊躇起來。

歸瑞見程豪沉吟不語，便說道：「大哥不必着急，我有方法調處。」程豪忙問：「有甚方法調處？」歸瑞道：「大哥可是爲王忠皓到曹州，防着他要和我们作對麼？」程豪點頭不語。歸瑞便道：「這事我有箇方法，使他一時不敢攻打我們的山寨。」衆人齊問甚麼方法？歸瑞道：「王忠皓爲人極貪鄙，他兄弟王忠吉尤其是見錢眼開。我等祇須多送他些銀錢，祇說我們不願和他作對，自願往河南開山，祇要他不急攻，我們便全寨都走，讓他去報肅清。暗中我們在山上埋上幾處地雷火藥，竟將山寨讓給他。好在我們有的是船，兄弟

寫衆武人
心性一想
情願絕到

且慢就有
花樣出來

們都是借此出海去混幾時。我們到河間事了之後，再回來，放地雷轟他娘。不是又可將山寨奪回麼？衆人聽了都欣喜。獨有吳璈默然不語。凌翔沉思了一回，搖頭道：『這事有些不妥！一來錦屏山這大基業，豈能容易丟卻？二來即使如意做到，將來轟了他們，奪回山寨，官兵豈肯甘休？且是……』吳璈不待他說完，便接口道：『我有箇善處之道了。既是王忠皓愛財就好辦了。祇須多送他金銀，和他約定不向曹州弄案子，敷衍一時再說。我有箇詩酒之交，現在他那裏作幕；我親去一趟，這事倒有些把握。』程豪等聽了一齊稱妙。凌波說道：『此舉實是盡善盡美。即使咱們不爲到河間去，也非如此不可。近年來，我們錦屏山的聲名越傳越大了，儻若官兵真來作對，卻是狠得費一番力，纔可望保全。倒不如且敷衍了那狗官再說。』於是程豪、黃禮、鳳舞、歸瑞、凌波一齊起去重託了吳璈。吳璈也就一口擔承。

程豪又向丈身和尚道：『大師既許我們到河間去効力，那麼河間到底

讀者亦久
欲知之矣

原來有許多道理，但
是被你買，關子也買
了將近十萬字，這還
是扭捏，不是一大段
嘔人嗎？

大俠傳

一四

是怎樣一回事，此地沒外人，大師能不能告訴我們咧？」丈身和尚答道：「這有甚麼不可以！」衆人大喜，各自將坐椅湊近了一步團團圍着那大火盆，靜悄悄聽丈身和尚細說。

那河間到底是一樁甚麼事，本來在第一章起首就應敘明的。無奈衆英雄的聚合，不能不先說一說。要不然，猛然間許多人犇到河間去，這些人是那裏來的咧？一時又怎能認識清楚咧？因此不能不將衆英雄北上赴會一貫的敘述明白，再將這河間的事敘將出來，便眉清目醒，不致於讀者頭痛了。——但是看官們記牢：這下面一大段事，便是丈身和尚口裏所說出來的。在下不過是借此補敘出來，並不是甚麼『橫雲斷山』、『絕峯回雁』的筆法。也不是平空跑出一段民間故事演義來，自命爲『奇』的倒翻上去，『舛斗雲』式的寫法。不過是爲這一段事太長，不能寫作丈身和尚的談話，使看官討厭；

南無不麻
煩菩薩

如今背虎
皮的不是
識字的武
攷括一人
動輒喫實
兩省骨實
不吐時背
比那小文
虎皮小的
人弄厲害
百倍的

祇得逕自作爲敘述罷了。不要麻煩，且寫正書。

永樂年間，唐賽兒作亂的前後，正是白蓮教初興的時候。教首徐季藩原是山東東平人。自幼在家裏讀書。十多歲時，攷得一名庠生。明朝時，最重文士，方巾藍衫的相公們，簡直可以橫行鄉里，不識字的人兒和種田做工的人們，沒一箇不是見了他們的背影兒就懾得倒的。徐季藩既然背了這身虎皮，那東平地方人，簡直成了他的下飯菜。他倚勢橫行，欺孤凌寡，助富壓貧，賺得了不少的冤枉錢，竟成了箇土財主。

有一年春天，徐季藩正在將囤積的麥子乘漲價，量賣出去。恐怕長工僕人靠不住，多量了給人家，自己端了一張椅子坐在大廳上，親看着他們量麥。正在聚精會神之時，忽見門口有箇道人，手中託着箇大鉢子，每出一擔麥子，便抓一把，放到自己鉢中。徐季藩因爲麥子上了擔，就是人家的東西了，任憑

如此存心
適足以代
表一鄉
下之紳
財主者

怒猶是氣
急則心痛
矣

抓去多少，都與他不相干，便也懶得去理會。不一時，那買麥子的客人來了。纔到門口，一見那道人如此的攪麥，不覺勃然大怒，大喝道：『賊道！你可知道這麥子是俺花銀子買來的！你抓了兩把，也就罷了。怎這般貪心不足，每擔去抓呢？』那道人不做理會，祇照舊見一擔麥子走過，抓上一把，祇當沒聽見一般。買麥子的客人太急，走過去，一把拎着道人的後領，想把他提着攪他街心裏去。那知客人使盡生平氣力，盡勢一拖，不但道人行若無事，不曾拖動分毫，反覺着自己那隻手如脫去了一般，全沒知覺，且是再也掣不回來。那道人卻仍是一言不發，不理不睬，依舊一把一把的抓麥子。可是道人彎腰抓麥子時，那客人的手便牽連着朝下拉去，扯的腰眼裏痛如刀割。客人忍受不住，大叫起來。

徐季藩眼見這般情事，心中大詫，忙起身奔到大門口來。祇見那道人手中托的是一箇羸石鉢，周圍約莫有三尺大小，估量不下五、六十斤，道人卻似托

偏是這種
人最乖覺

着箇木鉢一般，毫不見得費力。再看那鉢中祇有一撮麥子。徐季藩心想：「那道人抓了好幾十撮麥子，怎麼鉢中祇賸這一撮咧？」思量間那道人又抓了三、四撮麥，擗在鉢中，鉢中的麥卻是一撮，仍不見多出些來。徐季藩心知有異。且見那客人被道人牽扯的一起一落，痛的叫爺喚孃，委實可憐；便向道人長揖道：「弟子不知真人法駕下降，多有得罪！這老客肉眼凡胎，冒撞真人，弟子特代他賠禮，求真人高抬貴手，饒恕了他吧。」道人正在彎腰抓麥，見徐季藩長揖求告，便擡起頭來，望了一眼，仍不則聲，又去抓麥去了。卻是那客人的手，就此離了道人的衣領，不再沾着了。客人如同着了魔一般，猷在一旁。徐季藩料知這道人大有來歷，也無暇理會那客人，重又向道人作揖，請他到屋裏去坐。道人聽了，微微點頭。徐季藩便引着那道人直到後進屋裏書房中，讓道人坐下。重新施禮，請問法號，寶觀何處？

道人道：「貧道素無名號。知道我的都叫我做「茅山道人」。」住處更無

細味斯言
發人深省

願普天下
一切民衆
一齊復省
三復斯言
一謂其邪
勿而忽之
教實不可
廢也

大俠傳

一八

一定也不知那裏是我的家。』徐季藩平素也常聞得茅山道人是當代活神仙，如今當面會着，怎肯錯過？便躬身下拜，叩求茅山道人指示前程。茅山道人也不答禮，祇隻手扶他起來，道：『我遊徧天下，覓不着箇可傳吾道的人。因知你宿根很深，昌大吾教，還在你身，因此不遠千里，前來相會。你如今俗緣已了，將來後福無窮，此時正好同我入山潛修，後來好闢一番大業。』徐季藩這時正在發家之時，怎捨得下這用盡心機創成的家業？他迎那道人進來，原祇想道人指示他發財之道。卻不料茅山道人說出要他入山修道的話來；頓時大費躊躇。茅山道人見他沉吟不語，長歎一聲，道：『孽障孽障，不到懸崖，怎識彼岸？』說着，立起身來，托着石鉢，便走。徐季藩連忙起身想要攔留時，祇覺眼睛一花，茅山道人已不知那裏去了。

徐季藩，自茅山道人去後，十分追悔，沒答應得他的話，把箇活神仙當面

作惡人 遇打 偶時 暫如 正湖 遇江 生暫 藥敷 仍與 腐是 故能 必且 加腐 益甚 膿癩 其糜 度必 厲害 也

差役入 家較之 盜猶如 百倍如 寫法直 隱微使 世人因 得文明 而時

放走了。且是細想茅山道人臨去時言語，更是心驚膽怕，不知有甚禍事到來。平日胡作胡爲的事，也斂跡許多了。於此三年，也沒甚動靜。茅山道人也不會再來過。徐季藩便將這事漸漸的忘卻了。漸漸的故態復萌，依舊橫行霸道起來。不料這年夏天，新放一位御史巡按山東。沒入境之先，便改裝私訪。訪得徐季藩的劣跡多端。巡按大怒。一到任上，便一面放告；一面札飭府縣，務將徐季藩捕拏解究。知府知縣，怎敢怠慢？接到憲札，便委派判官，帶領府縣差役，土兵向徐季藩家中飛犇而來。

徐季藩這日正在家中，代人寫作一張小叔控告寡嫂和長工通姦的狀辭，一心揣想着如何纔能一告就准，不致被駁。忽聽得前進屋中一片喧聲，越鬧越厲害，細聽去像是有強盜來打劫一般，不覺大驚。連忙扔筆，拔步犇出前苑，看時，祇見一箇圓領紗帽的官兒，帶着許多兵役，打開大門，衝將進來，見人便鎖，遇物就抓；如同瘋狗一般。徐季藩情知不妙，便想逃走。不料纔一轉身，便

想像吏役
猛如豺狼
之情况亦
時代性歷
史性之描
寫也

此譬確切
已極

到頭辛苦
為誰甜

見一箇差役手牽鐵鏈，鎖着他那七歲小兒子——徐鴻儒——心中大痛。正待哀告那差役休苦小孩兒，那差役卻不待他上前，便又掏出一條鐵鏈來，兜頭絡下，將徐季藩鎖了；也不由分說，拖了就走。

判官指揮差役士兵打進內室，將徐季藩的妻室兄弟和帳席教讀男女奴僕人等一齊鎖了，一箇也不會走脫，所有徐季藩的財產物件，除卻田房契據笨重傢伙，掣不動的開單入官外，一切金銀細軟衣服，都歸了兵役們了，判官也掏摸了不少。各人都誇飽了以後，判官坐在大廳上，查點掣獲的人犯。那知點來點去，偏偏的祇不見了徐季藩父子兩箇。判官大驚道：「方纔明明白白有箇差役，已將正犯父子獲住，怎的此時倒會不見了呢？」衆差役士兵也都懔見徐季藩父子鎖住了，纔放心打劫東西，不再搜尋正犯。及至此刻，大家一查，單單的不見了正犯，頓時亂了起來。判官一面喝住，一面查問：「是誰獲住徐家父子的？」這一查問，更加亂了起來：府差說是縣差攔着的，縣差又說是府

或謂季潘者徐得脫於斯神又師且遇神知則報不應又師如報不應又師徐之罪固非瘦者可或正法的觀適當者觀於此後徐

差拏住的；大家互爭互嚷起來。判官沒法，祇得將帶來的差役、土兵，逐箇兒點了一徧名，卻是不缺一箇。祇不見那獲得正犯的差役，判官先時還以為是差役縱放，大聲吆喝威懾一陣，見衆差役都不是那拏獲徐季潘的人，不覺納悶起來，祇得帶了衆兵，役重行前後仔細搜查，連糧倉、糞窖，都翻了轉來，那有徐季潘父子的縱影？萬分無奈，祇得官役商量，瞞卻獲住正犯的一回，祇說是聞風在逃，稟復上去。好在大家都已擄獲不少，便拚湊了些孝敬府縣，向上司包誑。徐季潘並不是謀逆重犯，巡按見捕拏不得，便下了一角海捕公文，懸賞捕拏。可是徐家男女人口，除了教讀西席無干得省釋外，都瘦斃獄中。這也是他們平日助桀爲虐的報應。

祇是那徐季潘、徐鴻儒父子，到底到那裏去了咧？——當徐季潘被差役拉着向側屋裏飛奔，穿過偏屋倉房，直繞到後面，那差役穿房入戶，如同熟路

之死可以
恍然矣

讀者試猜
此差役爲
何人

一般。一直到後面菜園中，後門口，那差役祇將手向那後門一指，便見那後門一點聲響卻無，歛的兩扉齊開。那差役便拉着徐季藩父子，出了後門，足不停步的向前轟去。徐季藩當時不知怎樣，兩脚似乎格外來得強健，絕不似平日擺紳士文人架子之時，一步三搖，鵝行鴨步，竟是騰雲乘風一般，趾不點地的跟着那差役掣電飛星似的，也不知走過了多少路程。穿過多少村莊。

直到日色沉西，來到一座酸棗樹中。那差役纔立住了脚，徐季藩父子也都隨着止了步。徐季藩看他兒子，這般小小年紀，平日大門也不去的，忽然轟了這許多路途，卻竟似沒事人兒一般，毫沒辛苦形色，且似不知道有抄家犯法，這一回祇嘻着小嘴兒，立在一旁呆望着。徐季藩方在詫異，忽聽那差役哈哈一笑，接着便將手一掣，——也不會開鎖，——那鐵鏈早已離了他父子的頸項，掣回手中去了。接着便聽得那差役笑說道：『徐相公別來無恙！』徐季藩正愕然不解，那差役又說道：『怨不聽我言，果有今日之災。如今你一無牽

家人縹緲
而令其反
下如此自
乎人情自
非正道量
此非無量

望，也正是愆宿根，福慧雙修，纔有此遭遇，助成您的大道根基。」徐季藩聽了，定睛細看時，纔恍然大悟，這人便是那曾經來度過自己的茅山道人。觸起前情，且深感他前來相救，撲翻身拜倒在地。及至擡身起來時，那有甚麼差役。祇見眼前立着箇銀髯飄拂，道貌儼然的茅山道人。

徐季藩原是聰明人，到得此時，早已明白茅山道人，是特來收他學道的。既遇名師，怎敢錯過？便連忙口稱師傅，倒身下拜，叩求收錄。茅山道人也不推辭，祇說：「你父子都是吾道中的有緣人。所以我纔親身前來相救。你糾纏已了，正好就此入山修道，將來光大我教，創一番不世之業，也不枉我這番救你的苦心。」徐季藩一一領受。卻再想要問家人妻室現在如何，正待開口，茅山道人已向他說道：「你一家人原是劫數，我前年特來度你，原是想解救這一劫，不料定數使然，教我也沒法可設。你如今須顧自己的前途，這些事，且休擗在心上，分卻道念。」徐季藩見茅山道人這樣神通——未言先知——不覺

神通祇是
他心通耳

此非作者
妄言今日
燕魯豫皖
等處之紅
鎗會黃鎗
鎗會黃鎗
會天地會
八卦會等
固皆白蓮
教之苗裔
即醜成空
前國恥之
義和拳亦
白蓮教之
餘孽此盡
人皆知者

大俠傳

二四

暗驚。從此斷了家人妻室的這條念頭，領着兒子徐鴻儒，專心一志，跟着他師傅——茅山道人——回江南茅山去學道。

這『茅山教』他們自稱爲『白蓮教』——後來白蓮教鬧的太糟了，纔又改名的。——專門傳授邪法，謀爲不軌。教中無父子尊卑，祇有師徒和同門。初入門，便滴血發誓，吞符唸咒，說是祖師附身，刀鎗不入。再學畫符念咒，苦煉多年，學會許多妖法，便浪游江湖，採補取胎，攝魂收怪，爲自己練邪法毒物，健壯身體之助，自來爲世人唾罵，無人不恨的惡教妖徒。徐季藩本來他是惡人，入了這種惡教，自是如蠅見穢，十分欣喜。更加茅山道人歡喜，就父子二人心性與白蓮教相近，將他父子都收作徒弟，悉心傳授，他父子又分外精勤，不多幾時，便已窺得門徑。

忽忽五年，徐季藩的武藝妖法，已經學成。茅山道人便遣他下山尋取練

初出山良
心尚未盡
惡人所
不忍爲者
而白蓮教
以爲入道
之門其違
幾道已不
知矣
幾千
萬里

道之物。徐季藩恪尊師命，背負長劍，手執麈尾，拜別了師傅，飄然下山。這時，徐季藩——在山幾年——已留得一部長鬚，且是心廣體胖，儼然是箇有道之士。因此他下山之後，扮作游方道長，先在江南江北一帶雲游。兩江原多篤信佛道之人，見徐季藩這般道貌岸然，多是十分恭敬。布施供養，絡繹不絕。徐季藩雖自來不做好事，卻是良心究未死完，見這般人如此恭敬，也就不忍下手取人魂魄，或是割取胎兒。

如此雲游了一兩年，仍是一無成就。不覺心中納悶，想道：「師傅原說我將來可做一番大事業，光大教宗，卻是似這般雲游，一無所得，事業如何得就？」如今朱氏得天下沒幾時，大亂初定，人心未安，兼之朱元璋殺戮功臣，民多怨望；我何不尋箇地方，創箇山寨，或是密會，收集天下英豪，廣傳徒衆，待得力量充足，轟轟烈烈的幹他一場，豈不是不世之業？比這終日踏碎黃泥，強得多了。」想罷，覺得這主意好極了，便絕不遲疑的到北地去創基立業。一來北地

自來多慷慨豪俠之士，可以術收服，爲己所用；二來胡馬紛馳，邊疆告警，北方駐兵，防邊還不彀，那能再顧及地方？因此徐季藩打定主意，便立即起程北上。

像徐季藩這樣的白蓮教徒，素來行路不需帶盤川的。他們隨手揮霍，視金銀如糞土。那金銀的來路都不堪聞問，味卻良心弄了來的，故而他們隨手揮去，絕不動心。徐季藩既要動身北上，便夤夜悄入富家，盜了幾千銀子，制辦了些行裝用具，便雇了一輛長行大車，迤邐北上。

先安頓趕車兒的免
得下的細心
攔挑文航
讀者挑心
兒者眼

地情形北
寫明季確
切當時不
非他書任
顧時代
意時書達
反當時法
可制當實
比事者

徐季藩原沒甚要事，沿途耽擱，遇着山水，隨意留連。好在他銀錢不在意；趕車兒的祇要有錢，那怕他耽擱，如此逛了四箇月，纔逛到了大名。那時燕王府朱棣開藩北平，陰圖大位，不得意的文人、武士，以及方外奇才，多被收羅北去。一時希圖富貴的，也都不犇南京，反走北地。這大名離北平沒多遠，有燕王

不營窟於北平而遠去大名終至河間用心深極矣燕王時力謀惠帝徐季藩已深入其穴深謀朱氏面謀捕蝗蝻螭毒黃雀在後蜂蟻百毒毀我其耶可不謂耶燕將皆稱太孫而不以惠帝爲帝足見其叛謀久蓄人謂惠帝盡削藩帝激燕變余獨惜惠帝不從廷臣之言先刑去強

心腹大將胡遠鎮守，凡有投燕王的和往來探事的官吏人等，都先到大名，和胡遠相見。徐季藩打聽得這條門路，便先到大名，收買了二百多畝民田，卻祇建了數間茆屋，作爲道觀，名爲『霞明觀』。經營了一年，到遠地去買了幾箇貧家兒郎來，度做徒弟，便花費許多金銀，買通了胡遠門下。纔得進身結識胡遠。這時燕王有三箇兒子：朱高熾、朱高煦、朱高燧。因爲太祖高皇帝升遐，遺詔不許諸藩入臨，燕王便遣三箇兒子入臨京師。燕王原想謀反，三子遠去南京，自不放心。徐季藩窺得了這點密事，便去謁見胡遠，獻密計道：『當今皇上和王爺不睦，三位小王在京城怎得安穩？貧道在南直時，便聞得朝臣齊泰、黃子澄要害王爺，如今齊、黃倆受今上的恩寵，掌握大權，豈有不暗傷三位小王之理？依貧道愚見，不如託言王爺玉體欠安，召回省視。今上常說「以孝治天下」，一定放三位小王回北省親，便可保平安無事，少卻一番顧慮了。將軍受王爺心腹之寄，何不代王爺分了這點憂慮？將軍之功，決不在小！』胡遠

燕藩致胎 靖難之患 道衍是姚 廣孝爲僧 時之法號 語指成祖 及二宗蓋 謀叛則燕 王及其子 皆皇帝也 呼太孫而 才稱今上 可謂得拍 馬之奧旨 二者子高 煦史稱其 勇悍無賴 而徐季藩 卻如此說 法眞拍馬 專家辭令 妙品 指徐輝祖 切誠高煦 事燕王妃

答道：「這事也多曾計議。高皇帝升遐時，諸藩都遣子入臨，王爺是太孫最嫉忌的，更不能不使三位小王入京哭臨。道衍大師久想設法，祇恐說出召還小王的事，反惹起太孫生疑，更不好辦了；因此遲疑未動。您這方法雖好，祇恐怕太孫不相信，齊秦黃子澄作梗，於事無濟，反而壞事。還得從長計議纔好。」徐季藩道：「將軍不必多慮。『聖天子百靈扶助！』這事關着兩代皇帝，天神當得贊佑。況且現在太孫對諸王，全是聽了朝臣的話，用的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削藩。貧道料他決不敢留禁三位小王，反先驚動王爺。從前的周王和四月裏湘王、齊王、代王的事，雖都中了太孫的暗算，但是四王的小王不是都已放還了麼？王爺要自謀，不乘此設法召回三位小王，更待何時？」聞得二王子高陽郡王神勇，在京受不過閒氣，時常做些壯舉，魏國公徐爺不護外甥，反而迎順太孫旨意，壓制二王子。如今託辭召回教管，太孫更無話說得。這策萬無一失，將軍甬遲疑了。」胡遠素來佩服徐季藩的術數，今見他說得理信層層，更是十

爲徐達之
女則高煦
自是高居
之母居一
然就古謂
分就可謂
厚臉

分相信。不覺大喜道：「我便去奏聞千歲，你這一功，直不弱似攔江救主的趙子龍！」徐季藩忙站起來，躬身說道：「還全仗將軍的栽培！」胡遠十分高興道：「大家有功，何必客氣？」徐季藩謙說了幾句，便告辭出來。

胡遠果然派心腹密計，秘告燕王。燕王和謀士道衍和尚商議也認爲可行。便裝起病來。一面專奏請召回三箇世子侍疾。那時朝中正是齊泰、黃子澄當權。燕王奏到，齊泰料知燕王不懷好意，還將朱高熾、朱高煦、朱高燧兄弟三人留下收管，挾制燕王。黃子澄道：「燕王豺狼成性，叛跡久著。他能對陛下謀亂，已無叔姪親情；他要起事，決不顧念父子之愛。如今不削燕藩，以絕亂源，就是殺了這三箇小哥有何用處？將他三箇收留起來，不僅是不能挾制燕藩，反倒使他生疑，激成速變。依我之見，還是放他們回去，使燕王不疑，再設法除根，方爲上策。」三箇小哥兒在京，在燕都無關緊要。惠帝朱允炆是箇爛好人，不

黃子澄之
言是也惜
乎充放庸
橋婦人之
仁貞太祖
之望矣

大 俠 傳

三〇

但是不肯收留三箇小王子，且是不信燕王會謀反。祇說：『朕與燕王骨肉至親，斷無意外之事！』立即降旨，遣燕藩三王子馳驛回燕省疾。

朱高煦素來梟性，倚仗是天潢貴胄，無惡不作。在京城時，蓄養無賴到處瞎鬧，稍不如意或高興時，便隨便打死幾箇百姓玩兒。幸得他是徐達的外孫。徐達雖死，他娘舅徐輝祖十分忠直。見他這般胡亂，時常管束他。如今奉旨歸藩，離開了娘舅跟前，正如散了籠頭的野馬，心裏一高興，分外的要尋事生非了。聖旨下來，朱高煦和他哥哥朱高熾、弟弟朱高燧，立時進朝謝恩。朱高熾知道自己的父親是要謀朝篡位，怕他兄弟三人受害，託辭召他們回去。便想着早離開南京一天，好一天。當下託言：『聞得父王染病，心如刀割，擬即陛辭，遵旨歸省。』惠帝朱允炆素來以孝治天下，聽得朱高熾這般說，十分欣喜，還說他知禮。又加了一道聖旨，着沿途文武各官妥爲伺應，毋得延誤，並向三人道：『你們儘管破站馳驛，官吏有誤事的，許你們參奏。你們孝思純篤，朕必慰爾。』

要知朱高煦因甚事如此性急，下章敘明。

古董俠魂評曰：

本書唯一之主人，雖尙未露面，而其文、武二師之名字，自第一章起，已散見各章中數次矣。直至上一章及本章始分別寫之。且二師之露面，皆在單家莊，則單家莊在本書之地位從可知矣。解官兒不知何人深爲可惜！

丈身和尙，爲書中最爽快之人，毋怪其收得幾個爽快弟子。河間一事提及屢矣，且開卷卽及之。乃至此始寫其因由，蓋其事爲第一集之結品，故特別慎重出之。

本章所敘事實及時代，在第一章以前，並以下一大段文字，皆係丈身和尙向杜潔許達及錦屏山單家莊諸俠所說出。但作者如寫作丈身和尙敘述口吻，則不僅在彼時之事實上，不能有此萬餘言之談話，抑且敘述難於圓滿。蓋既須顧及敘話者之口吻，則其述事必不能宛轉迴旋，各方透激，終不免削足適履之嫌。此所以貴乎有倒敘法也。惟倒敘法偶或用之不慎，則如西游記中孫悟空之『勦斗雲』，愈翻愈遠，與原地愈懸隔，馴至忘却本題，忘却所以須倒敘之故，由甲

倒乙，由乙倒丙；而丁，而戊，而已，庚終至不可究詰，讀者乃如入『迷魂陣』，不得其門而出，現在號稱最時髦之某武俠說部，卽全書如翻桔槔，更無線索可尋，無段落可按，而侈然以『奇書』誇耀！嗚呼！小說之道，至斯而將絕矣！武俠之傳至斯，更將厄矣！奈何！——作者，與我有同見，嘗戲就謂爲奇書之某武俠說部，尋其倒敘後，竟不可驟得，且其歸宿處，又與前文不相啣接，甚且就此離開，而拋却原來敘述之關節，相與廢書而歎？作者嘗語我：『丁斯邪僻炫奇，惟有以正宗示天下。庶不致貽誤初學，矯正譌風。今見此篇，作者其實行其所言乎。』

徐季藩之惡劣，而茅山道人偏以爲才，度之不得，又從而救之；於以知我人之所謂惡劣，正彼教之所謂良材也。否則天下多佳士，茅山道人何以必收徐氏父子於門下而後快？

朱高煦何事着急熟明之讀者，必能猜得茅山道人見徐季藩而以爲奇才良質，與下文丈身和尙遇于廷益而歎爲救時聖賢；足見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一奸一賢，相去萬里，而遙遙相對。

大
俠
傳

第十一章 盜驂駟甥舅作冤家 誑嬋娟叔姪墮陷穽

話說中山王徐達的嗣子魏國公徐輝祖，與燕王朱棣雖是郎舅至親，卻是性情不投，素來相左。因此朱高熾等弟兄三人在京師時，也不常到徐府去。徐輝祖最惡朱高煦橫行無忌，時常切誠，幸得徐夫人痛愛外甥，甥舅間纔沒斷絕往來。這趨朱高煦奉旨歸藩，到徐府辭行，猛然想起一樁事來，便要利徐輝祖過不去。

善馬二字
見明史作
者如此借
寫妙甚

是一樁甚麼事咧？原來徐輝祖有兩匹極好的牲口：一匹名叫『破霧追風九點桃花馬』，是古時鄴善國境的名馬，因此又名『善馬』，生得渾身雪白，祇頭額上和身子兩邊長着桃花般的九撮紅花，一日能行一千里，兩頭見日光，還有一匹，名叫『風雷閃電駒』，也是一匹白馬，卻是鬃鬣馬尾，都

寫名馬渾
如松雪八
駿圖令人
愛煞出力
寫雪裏拖
鎗即出力
鎗將來之
鎗將來之
主人于公
桃花馬殆
陪襯之資
馬兒是撒
馬兒是撒
來卻成妙
語云良馬
待主而事
誠然

高煦後日
謀叛爲于
公所斥則
毋怪此駒

漆一般的黑，因此人都叫他『雪裏拖鎗』。那匹九點桃花馬，原是徐輝祖侍父北征時，陣前奪得的。十分的珍愛，雖是口齒已老，徐輝祖還是看待的比甚麼都要緊，時常自己餒料溜蹄，輕易不許他人近傍。那匹雪裏拖鎗，卻是撒馬兒罕國進貢羣馬之中一匹齒口最幼的小駒。惠帝登基時，便將這匹小駒賜給徐輝祖。徐輝祖得了這番恩賜，比得了甚麼重賞還要歡喜。祇是這風雷閃電駒，齒口雖小——纔得二歲，——卻是沒人能騎他，因此也不知道他的脚力如何。徐輝祖常說：『這匹馬總得箇有福的大將來騎；我是沒這福分的。』特地爲他造了兩間馬廐，派定四箇可靠的馬夫，餵養這兩騎名馬。朱高煦曾經向徐輝祖討過風雷閃電駒。怎奈這匹神駒一見朱高煦便口齜蹄踢，鬧得煙霧塵天。裏說是騎，要將他牽出槽頭來都辦不到。平日餒養的馬夫都不得近他身旁。朱高煦沒法，祇好將破霧追風九點桃花馬備好，騎上，放了一轡頭。這九點桃花馬卻不發劣，四蹄如飛，身平似水的，向前跑去。一瞰眼，便將中山王府

見之即怒也。如此描寫馬快入神，如入理者，見狀良馬者，寫得如何，迅疾如何，塵土飛揚，滿紙張皇，那及此八，字將神駒之飛步，若穩飛步，若安車之無，况表露無，遺於以知，非精於論，理不能執，筆狀物冬，烘先生儂，薄兒郎亦，梨禍棗亦。

中二里路的箭道子跑了一箇來回。朱高煦大喜，立時就向徐輝祖討這匹馬。徐輝祖因爲這匹馬是他衝鋒陷陣的良伴，無論何人都不肯讓送的。朱高煦雖是天子的從弟，又是自己親外甥，當時不好回絕，卻仍託辭說：「待我請箇好馬醫來將風雷閃電駒調教好，送給你。這匹九點桃花馬是我時常騎了御前開道的，恐怕陛下一時間起來，不好回答，暫時不能送你。」朱高煦當時雖是不敢強要，卻從此懷下了一片壞心腸，想教自己豢養的材官、猛士去盜馬。祇是自己身在京中，盜來沒處瞞藏，且是不能坐騎，因此一直沒動手，想等待有機會時再說。

這回朱高煦奉旨歸藩，心中最放不下的就是這匹風雷閃電駒。當下在徐府出來，兄弟三箇分到各王、公、府辭行。朱高煦回到行邸，便將他招收的一班材官、猛士，——都是些好勇鬪狠，雞鳴、狗盜之流——傳進書房來商量。衆人到

朱高煦對
領騎得也
却何諷得
名馬

高煦部下
第一箇出
面的人使
是箇賊

齊，足有四、五十人，黑壓壓的，坐滿了一屋子。朱高煦便將自己想得徐府裏的破霧追風九點桃花馬，向討不給的事，向衆人說了；並道：『如今我要歸藩了，非得設法子去盜了來不可！你們如果有能耐的將這馬盜得來，賞寶鈔二千貫，馬上放他做總材官。』衆人聽說要盜中山王府的馬，知道中山王府的家將十分利害，且是門客中大有能人，不是輕容易進得去的；都面面相覷，一言不發。朱高煦怒急道：『想不到我重金求勇士，這點事兒都辦不來，你們還稱甚麼英雄好漢？』

這一激，不料激出箇人來。這人姓侯，名海，湖廣善化人氏。自幼練得一身好拳劍，且是習得好輕身蹦跳功夫。十多歲時，便幹那傷天害理的生涯，專一夜入人家迷盜兒童。後來案發被拏，解到錦衣衛，被他半路上扭斷鎖鏈，逃到燕王京邸，投託在朱高煦門下，充當材官。因他夜行無跡，踏瓦無聲，人都稱他爲『夜狐狸』。朱高煦平日見了甚麼買奪不來的東西，祇要派了他去，沒有箇

徐中山王
爲民吐氣
爲祖宗修
德可謂蓋
世英雄毋
怪身後餘

三天得不着的。因此朱高煦十分器重他。他也就自恃藝高，常時自誇是當今頭等好漢，將一班同事不看在眼內。如今朱高煦要盜善馬，原來屬意於侯海。不料旨意傳出，侯海也和衆人一般，噤若寒蟬。朱高煦急了，纔發出話來。

侯海見朱高煦如此說法，便立起身回話道：『不是奴子膽小，辜負爺的恩典，實是盜馬不難，攔住追趕的人卻難。奴子聞得中山王府中自王爺在時，門下就有不少的俠士、劍客。如今更是家將、府丁，箇箇都練得一身驚人的武藝。這還不打緊，奴子拚着性命也得將馬盜來。祇是奴子素來不大會騎劣馬，將馬盜出來，府裏劍客追趕時，奴子沒法逃跑；奴子的性命送了不打緊，那馬仍得被他們奪回去；豈不是反誤了爺的事？因此奴子沒敢告奮勇，還求爺的明察！』朱高煦聽了，沉思了一會，忽然拍案叫道：『有法子！不怕他！你祇管去盜，我在外面等着，你盜了出來，將馬交給我。他們來追時，那匹馬快，且是伏我騎，他們斷追不上。——就使追着了，是我騎着，諒他們也不敢怎樣！——去

威猶是嚇
奸徒之魄
而寒鼠輩
之膽

罷！時候已不早了。」

當下議定。夜狐狸侯海便去換了紮靠衣服，外面仍罩上王府材官的紫袍、銀帶。朱高煦又叫猛士雙鞭韋弘、雙鑄韋興、兄弟二人和材官白額大蟲陳剛連同侯海四人同去。韋家兄弟二人，原是江湖賣藝的，後來遇着白蓮教學得些邪法。陳剛是太行山劍士出身，會陸地飛行法，一日能行六七百里。因爲酗酒好淫，被師傅攆出。流蕩京師，都被朱高煦收爲爪牙。當下三人都打扮了，和侯海一同在前廳相候。

朱高煦便向他哥哥朱高熾推說：「還有些小事兒要去見舅母，哥哥可和兄弟倆先過江去。」朱高熾素來忠厚，且知道朱高煦斷做不出好事來，便道：「如今咱們早離開此地一刻好一刻，您還有甚麼大不了的事要耽擱？我勸您快走，走不掉的，那時纔後悔不及啦！」朱高煦笑嘻嘻道：「哥哥管我。管保您倆過江不到五里，我就趕到。也許我還走在您倆前頭啦！」朱高熾

高熾仁慈
忠厚自非
奸惡兇悍
之高煦的
對手

留城步行
等字照顧
週到

此所以必
須高煦親
來也

執意不肯，一定要三人同走。並說：「兄弟真果有事，咱倆就待一會兒，待你回來同走。」朱高煦卻偏要他倆先走。後來還是朱高燧在旁勸着，纔約定薄暮時在對江江東驛相候，決不誤事。朱高熾方領着朱高燧，帶領材官人等，押着行李東西先出城去了。

朱高煦見他倆允許先走，欣喜無限。便先叫人拏燕王行邸的金鉞令箭，到儀鳳門傳令留城。自己立即率帶猛士侯海、陳剛、材官韋弘、韋興，急急步行向中山王府來。

徐府中材官、虞候，因為朱高煦是時常走慣，素來用不着通報的，便祇上前招呼材官、猛士，在外歇息。朱高煦便向徐府材官家丁道：「我有要事，你們甬攔阻他們。」徐府諸人不敢違拗，祇得讓侯海等四人跟定朱高煦後面，直入裏堂。

以帝王子
孫貴胄而
潢盜於勤
爲母獨明
家豈怪劇
代之曠古
直之曠未
有之異聞
則明代始
終無息兵
太平之歛
固由禍不
與子一不
帝亦之而
原因也大
階無閃電
騎故不備
鞍轡且伏
下文爲王
止步室門
府內堂前
之前仗具

朱高煦卻不逕往內室，率領四人，過了內廳，便向東出了衛房，直犇馬廐。早見那破霧追風九點桃花馬和風雷閃電駒，各據着一間槽頭，迎面排立着。兩馬中間，是用厚木隔開的。桃花馬這面，有箇鞍轡架，架上自籠頭至後鞦，鞭子無一不備；閃電駒那面卻是一無所有。朱高煦揚手指着桃花馬，向侯海說道：『就是這一匹。』侯海躬身應『是。』朱高煦便轉身直往裏面去了。

侯海等四人留在外面。韋興、韋弘兄弟倆，便到衛房中，假意向徐府材官告別，纏住留衛各材官說話。陳剛便覷空溜到後門口去。布置已妥，侯海便在內門止步上坐着，裝作等待主子模樣。一時，見內室傳燈，材官們散值。侯海便捱到金鎗班門前，見裏面無人，便悄悄的蹙到屋後，欵的跳上牆頭。原來徐府外堂的门路，侯海時常隨他主子走動，已熟透了；加之方纔又經朱高煦帶到馬廐，指引過他。賊藝高強，早揣定金鎗班房牆後便是馬廐。上了牆頭，凝神一看，果然就是馬廐的東牆。這時天色黃昏，侯海一雙賊眼，卻是睽得明如白晝。

一巨木交
又貫小
柱二十餘
橫置門內
所以示禁
也
賊藝高強
經語從未
不知人作
何以知之
金人瑞謂
施耐庵并
賊而寫賊
是賊我謂
文公直非
賊而寫飛
耐庵高過
居上語來
不絕
妙絕
莫能坐
騎能破
小賊打著
極力寫神

四面環顧，見沒人影，便輕輕一跳，秋風桐葉一般，已落平地。方要側身進厩，盜馬，猛然覺得肩頭一痛，連忙迴頭望時，卻是徐府馬監王開。侯海知道王開本領高強，曾隨中山王徐達衝營陷陣，斬將擒渠。如今被他抓住，料來不得善開交。——人急計生，——王開抓住侯海，正要開口喝罵的一剎那間，侯海已歛的拔出腰間小倭刀，反手刺去，正中王開小腹。王開一來因年紀已老；二來沒料他竟敢在中山王府中下這般毒手；一時不小心，一世英雄，竟然喪在這小小飛賊之手。頓時，鮮血直冒，腸胃迸裂，兩眼一翻，哎唷也沒叫得一聲，便倒地身死。侯海知道這禍闖的不小，連忙俯身將王開的屍身一把抱起，就地一拖，將地下血跡拖抹了；順着將屍拖到馬厩中來。

這時，那匹雪裏拖鎗神駒，已大嘶大跳，將頭亂甩，如同要和侯海拚命一般。侯海恨的牙癢癢的，掄起拳頭，想要搥他幾下。不料那神駒將頭一低，猛然繞了個半圈，向上一昂，隨即一揮，反將額頰朝侯海拳頭上使勁猛碰過來。侯

駒以繩牽之
主人較之多
赤兔高多
多矣較之
桃花較之
閃電愧色
多矣

可惜是做
強盜不
倒是一幅
好行樂圖
明史載高
煦以夏四
月歸藩特
借重柳點
明時令極
此譬妙極
蓋高照叛
心逆成性
目中其自

大俠傳

海收拳不及，右手拳頭反倒被那神駒碰的痠痛異常。痛的他不敢哼出聲來，祇齧着牙齦，鼻噓大氣，滿頭是汗。卻又事情急迫，不敢久宕，祇得強忍着痛，勉強抱起鞍轡，甩在桃花馬背上，束緊了肚帶，解了絡繩，換了籠頭，牽出槽頭；也不管那風雷閃電駒大跳大鬧，祇牽着桃花馬，由後教場直犇後門來。

陳剛遠望得侯海牽馬到來，便飛起一劍斬斷後門鐵鎖，拔了木門，將門大開。待侯海近前，同護着桃花馬，出了後門。方要急犇時，遙見二王子朱高煦立在離門一箭遠近的垂柳塘邊。原來朱高煦祇到內室去，託辭向舅母討了些諸葛行軍散，便溜出來，繞到後門外柳塘邊待着。不一會，便見侯海盜了桃花馬出來，滿心大喜，如同拾得國寶一般。來不及問話，便迎上前去，向侯海手中接過韁繩，見鞍轡均齊。便奪過馬鞭，翻身上馬，忙搨了幾鞭。祇見那馬四蹄一分，如羽箭離弦一般，一會兒便祇見遙遙一點黑影了。

以國寶爲最大欲望，以作其妙絕，其妙絕，奪字高妙絕，形容高妙絕，待不到高妙絕，海奉上有此，鞭而奪將，過來有，之一字高，之猴急心，事及輕燥，性情野蠻，與動皆儼，然紙上一，字之力入，木三分入，狀馬快入，神化且表，出黃昏時，候名家之，筆自是不，凡筆自是不，是從侯海。

陳剛見朱高煦出來時，便已暗中跟護，蹲在角牆邊等候。韋興、韋弘兄弟見陳剛已走，隨後也向徐府材官告辭出府。方轉到後門牆邊，已見朱高煦飛馬而過。陳剛仗着長劍，飛一般，隨後跟着狂跑；二人便迎着侯海拔步飛奔，向儀鳳門來。不料纔出城門，過了護城河吊橋，突見一箇秀才打扮的中年人，緊跟在後，侯海等三人大慌，連忙加快脚步，直奔到江邊，跳上渡江舢子，連聲喚叫：『快舢過江去，重重的賞你。』舢夫見三人是王府親隨打扮，不敢怠慢，連忙拾起雙槳，『豁啦』一聲，掉轉舢頭，向對江撿去。

舢子離岸不到一箭遠，那秀才模樣的人已飄然到了江岸，望着江中呵呵一笑，祇見他一縱身，如掠水鷹子般，『唵』的一聲，飛到舢子上來。侯海等三人大驚。且是身在舢子中，有本領也無法施展，祇得各抽兵刃，留神待着。那秀才立在舢頭上，任那舢子隨着波浪，騰落顛簸，他竟似釘住了一般，屹然不動。三人暗想：『不好！這一定是徐府裏來的能人。』正在驚想，忽見那秀才

眼中看出
情狀

秀才先向
半轉身須
外此際三
回頭仍須
人自仍須
半轉身須
能而對寫
裏如此寫
來前此寫
應一絲不
盜真是不
賊在飛假
道人在假

大俠傳

一一一

半轉身驅，面向着江中一艘十六槳追風快船，拍手打恭。那快船的當中正立着一員峨冠博帶的大官，細看去，果是魏國公徐輝祖親自率領材官家將，乘船渡江。侯海等三人料知魏國公此來一定是爲那桃花馬，心中已是忐忑不安，加以立在舢頭的這箇秀才，情形十分尷尬，更加滿心惶恐。

三人方在急懼時，快船駛近舢子，祇聽得那秀才向快船高聲道：『賊子在這兒，贓物卻是早已走動了。』三人大急，纔想出其不意，將那秀才砍死，祇聽得魏國公高喝一聲『拏下！』那秀才半轉身驅，一足踏進頭艙，祇將右手中指向三人額上次第一指，三人來不及施兵刃，已被他指點着，如同泥塑木雕，一般，口不能言，身不能動，心下卻是明白。舢夫見這般情事，猜測不透，嚇得拋了雙槳，想要余水逃命。那秀才搖手止住他，道：『你莫害怕！這三箇是小賊，偷了魏國公府裏東西，如今已拏住了，不干你事。你祇好好的搬過對江去便了。』舢夫聽得是魏國公府裏拏賊，嚇得諾諾連聲，下死勁搖過對江來。那追

怎配算是大賊大盜
僮使船夫
得知賊是
當今皇孫
不知更要
懾得怎樣

百忙中偏
有暇寫快
船之來歷
及其應用
好整以暇
運筆如龍
左右逢源
靡不如意
秀才之名
字借輝祖
口中敘出
省筆亦補
筆事叫公
有無事面
公無事面
朝東如此
寡恩薄情
豈是帝子

風快船，原是水軍報船，人衆槳多，在水中如水蛇般，其快如梭。不一會，徐輝祖已到江東登岸。吩咐：『留下兩箇材官待賊子到時，將賊細住，押在江岸兵馬司等候，請飛霞真人隨後快來。』說罷，上馬率領人衆，沿大路向北急追。

朱高煦打起桃花馬，直衝出城；陳剛施展陸地飛行法，隨後護衛；沿途也不知撞壞多少行人老幼。人見他穿着郡王冠服，自沒人敢阻止他，和他理論。過了鼓樓山下，便勒緊韁繩，那桃花馬一昂頭，豁刺刺衝城而出。到了江邊，自有先過江的朱高熾、朱高燧，給他留下的渡江快船等待着。朱高煦使下了馬，交給陳剛牽着下船。也不管侯海、韋弘、韋興三人死活，便和陳剛下了船，喝令趕快開船過江去。

到了對江，仍和陳剛兩箇，一馬一步，沿着北行官道，如飛而去。轉眼間，已行了約莫二里遠近。望見前面官驛亭前圍着許多人馬。朱高煦料知他的哥

氣概

奮勇二字
妙絕

伏筆

賊人心虛
如畫

責備得是
高煦心事
說不出理
常嘆此石
饒勇

藉此以便
徐禪祖退
上蓋高煦
乘神駒自
非徐所特
追及敵延
藉此俄延
用筆迴護
而絕無痕

哥、兄弟、在此相候。連忙驟馬來到亭前，早有護送他兄弟三人的王府長史躬身迎接。朱高煦下馬進驛，瞥見驛丞正提着馬鞭，奮勇趕打閒人。內中有箇和尚挈着箇小孩，昂然屹立，趕打不動。朱高煦也無心理會，進中官廳，見了朱高熾和朱高燧，也不說盜馬之事，祇催促起程。朱高熾道：「此刻天已昏黑，怎能前走？就在此歇宿一宵吧。」慫恿這般性急爲甚，在城裏耽擱許多時候？朱高煦道：「此地離京師祇一江之隔，哥哥時常說是一離遠一步好一步。」嗎？咱們還是走吧。」朱高熾強不過他，祇得吩咐從人揹駝行李，卽刻動身。原來朱高熾已準備在江東驛歇宿一宵，行李俱已解揹。如今朱高煦執意要走，臨時又再紮揹起來，自得耽擱許多時候。

從人紛亂多時，方將行李紮好。朱高熾等三人都出了驛門，驛丞跪送。三人方要上車，忽見西頭大道上，燈球火把，如同白晝，人喊馬嘶，雲一般，匝地捲來。朱高煦心中虧虛，不覺有些慌急，卻又仗着自己膂力非常，功夫精湛，便準

跡可謂天衣無縫，夜用筆一精細，迴部寫一般，說似永不可，日者所不，暮似所不，同者所不，奇絕語不，認是此打，了如母舅，劫娘舅家，甥強盜外，他強盜得，燕藩不認，之跡久著，故其子亦，久已無，惠帝徐輝，祖身爲動，戚重臣知，而備不致，之亂已難，之亂已難

備一不做，二不休，率性大鬧一場，拚着不再進京來了。正在思量，一簇人馬已到眼前。果然是徐輝祖親自帶領許多人馬趕來。朱高煦見事已至此，怕也無益，便挺身而出，立在當地。

徐輝祖見了朱高煦，滿心大怒，喝道：「你兄弟在京師，我步步扶持，纔保得你們平安歸國；你不感激，也還罷了；爲甚要盜我善馬？似這般行爲，豈是你們王子、皇孫所做的？快將善馬留下，我念甥舅之情，不再追問；如若不然，你便和我見陛下去。」朱高煦怒目橫眉，厲聲道：「魏國公！陛下便怎樣？你霎拏來，嚇唬我。須知我家不叫他做，他馬上就得滾蛋，誰還怕他不成！你既知甥舅之情，一匹馬算得甚麼？老早就應該送給我，也不致煩我親自來取了。識趣的，就此回去，將來咱們來時，還可以念這點情分，留你一家性命；如若不然，將來你陪着你那陛下，上斷頭臺時，須知後悔不及！」

徐輝祖聽了，氣的髮揚毗裂，回頭向衆人道：「誰……誰……誰……誰與我拏

亦身收名 裂亦顛頂 甚矣 誰說算得 甚麼既不 算甚麼你 爲甚麼去 盜咧不諱 直供不諱 理宜綁起 刑場梟首 示衆 高煦箭法 甚高有此 本領乃能 濟其惡於 此足見惡 人亦非易 爲者一引 這徐季藩 爲禍不小 飛霞亦不 得辭咎也

這反叛！一言未畢，祇見一人揮着兩隻大袖，應聲而出。衆人看時，卻是徐府上賓飛霞道人王道。朱高煦見來人秀才打扮，骨瘦身輕，不放在心上，沒待他近前，便一擡手，放出一支鋼鍼袖箭。飛霞道人不慌、不忙，也不避、不架，微笑袖手而立。那袖箭射在他咽喉，卻和射在鐵板上一般，不單是沒射進去，反激的倒射轉來，直轟朱高煦左眼。朱高煦大驚，卻生性不肯服輸，仗着自己練就兩條鐵腿，一兩圍大樹經他一腿，也得兩斷，一便一扭頸，閃過激回來的袖箭，就此一低頭，向前闖進一步，左腿一蹲，右腿匝地一掃，使個『掃堂腿』，想將飛霞道人一腿掃翻。不料一腿掃在飛霞道人左腿，恰如掃在石頭上一般。飛霞道人沒被掃倒，自己的右腿卻痛的如同骨折筋斷一般，立不住脚，就地倒下。燕府材官、猛士，見了，連忙上前搶人，卻都不敢惹飛霞道人。

徐輝祖見了，便喝叫左右『掣人』！徐府衆人一擁上前，方要捉人，忽聽得有人高宣一聲佛號，聲如長空鶴唳，兩面衆人聽了一怔。急看時，卻是一箇長

師傳初現
身便不同
凡響

高煦是時
受封爲高
陽王是明
史諸王表

語語慈悲
語語惻隱
卽此便是
善薩心腸
神仙說法
世人都能

身胖大和尚，帶着箇肥頭壯腦的小孩，攔在燕府衆人之前，向飛霞道人合掌當胸道：『道友請了！』飛霞道人已認得是丈身和尚，連忙稽首答禮道：『大師何來？』丈身和尚道：『我帶這箇小徒回南，路過此地，見道友在此，特來相會。——道友須知燕藩久懷覬覦之心，祇苦無名可借，不得出兵。如今徐國公爲這一點小事，儼然傷了高陽王；或是拘見當今，當今聖明，必要懲治高陽王；豈不是燕藩動兵的好題目？徐公何必爲些些牲畜小事，負着箇召衅啓釁的大罪名呢？我情知天意所在，劫數難逃；金陵王氣，久已潛消。祇是可憐山東河北的羣黎，總想救得一分是一分。此時燕藩若爲愛子出兵，必然肆其狼毒，殺戮特多！若是徐公不去惹他，他時燕藩謀叛，或者想到他自己無理，也許多留幾條艸莽民命。就是徐公逞一時之氣憤，而召邦國之危機，也非勳臣柱石之所宜。』道友既愛徐公，還望愛之以德。天下羣黎便都拜道友的嘉惠了！』

飛霞道人聽了，爽然若失。徐輝祖更如聞暮鼓晨鐘，渾身汗下，深悔自己

解此而存
心如亂
可引者幸
期讀小也
毋以之說
而忽之也
此小徒第
是直到
二集戰時
間大說明
纔敘明善
者關緊的
用者緊的
筆伏筆省

孟浪，不該一時氣憤，貿然追趕，便不待飛霞道人答話，連忙約束從人，不許追擊。任憑燕府人衆護着三箇王子飛馳北去。飛霞道人將丈身和尚的法號向徐輝祖說了。徐輝祖堅邀丈身和尚到府中打住些時。丈身和尚答應了，便帶着小徒弟，偕飛霞道人隨徐輝祖回頭向南，到了江邊，飛霞道人不待丈身和尚再說，便勸徐輝祖將綱押在江岸兵馬內的夜狐狸侯海、雙鞭韋弘、雙鑄韋興等三人一齊放了。一行人方渡江回府。丈身和尚到徐府住了些時，要送徒弟回南，徐輝祖苦留不住，祇得任他師徒回荊州去。

朱高煦忽見徐府衆人一齊止步，不來擊他，忙躍起來，喝衆人快走。朱高熾心中不直，兄弟所爲，卻是秉性仁厚，莫奈他何。朱高燧還是孩童心性，見徐府人衆，懾的要哭出來，及見不來捉，便連忙逃走。因此，在徐輝祖喝住衆人時，朱高煦早由衆材官擡到車上，領着燕府人衆，一霎時，逃的沒了影兒。祇是朱

絕倒形容
盡致不設
乎太傷忠厚

高煦右腿受傷，十分疼痛，臥在車中，哼聲不絕。衆人狂奔了十多里，便都慢慢的圍趕着車兒長行。又走了二十來里，見沒人追來，纔趕到半站頭的驛站上停留歇宿。

過了一宵。次日，朱高煦腿痛異常。便傳驛丞，傳當地醫生伺候。不料這鄉野大夫，聽說王子傳差，已是嚇得膽顫心驚。及至進內診視，更加提心弔膽，神魂不定，如服了麻黃一般，滿身冷熱汗交流；自己已將要駭出病來了，怎麼有心思診病咧？朱高煦待醫生診視過，便問道：『這條腿不妨事麼？』醫生神志昏搖，不曾聽明，慌忙答道：『房事不忌，房事不忌。』朱高煦大怒，喝叫材官：『抄出去！』材官上前將那大夫拖出去，飽打一頓，訛索些銀錢，方纔放了。朱高煦怒猶未息，遷怒驛丞。說他：『存心不良，故意不傳好醫生來給瞧病。』叫材官將驛丞抓來，重打五百棍。不料這驛丞年紀已老，受不起大板。祇打到二百五十餘下，便嗚呼死了。朱高煦見打死了，纔匆匆動身啓程。朱高熾知他脾氣如

高煦歸燕
沿途無擾
死傷無數
路絕行人
史册鮮記
其事此段
頗有來歷

行爲如此
而望成事
豈非夢讖

如此面形

大俠傳

110

此，勸也無益，祇好不理會他。

這天沿路傳了兩處驛丞，叫傳醫生。卻是腿沒醫得，又打傷了兩箇醫生，一箇驛丞。有一箇驛丞先已得訊，見醫生捱打，便連忙逃走了，纔免了一頓重棍。卻是全驛役卒都被朱高煦叫人拏來，打得皮開肉蘸，朱高煦越是生氣，右腿越痛；右腿越痛，越是生氣。在路上怒氣不息。見那鄉民百姓，過往客商，沒來得及避道的，便叫材官抓住毒打。那些材官倚勢橫行，祇要朱高煦開口，便借此搜劫路人的銀錢財物。怕他後來報官，不是故意重杖打死，就是捉來扔在江裏。還要說是畏罪自盡。如此也不知糟邊了幾多人命！祇弄得南、北、大道上，神號鬼哭，行人絕跡。

如此一連幾天，已到山東地界。黃昏時，仍是落在官驛。朱高煦的車纔到驛門，忽見一箇道人——年約五、六、十歲，生得突睛、弓鼻、翻唇、骨面——向着車子

虧作者繪
得出來真
可謂畫鬼
是鬼畫美
是美畫子
明代皇子
王子皆稱
小爺
百忙中夾
寫三人趕
上高照筆
筆亦補筆
痛海不知
是那國的
是海大慨
離苦海不
遠吧作者
其有以語
絕倒形容
刻骨痛極
人惟痛極
身危則情
急之時可
忘其驕傲

打箇稽首道：「貧道聞得小爺有恙，特來醫治，先此恭請福安！」朱高煦聽得是來給他醫腿的，大喜，忙叫人招呼：「這位道長進去。」車子進驛，連忙下車，扶着從人，拐到官府中，坐下，便一疊連聲叫：「請那位道長，進來相見。」這時候海、韋弘、韋興三人早已趕上，晝夜侍衛在側，聽得叫請道人，侯海連忙應聲轉身出去相請。

不多時，便見驛門口見着的那道人飄然入室。朱高煦臥在匠上，正痛的愁眉苦臉，滿心望那道人來救他，出這痛海。連平常擺慣的小爺架子也來不及擺了，就在枕上點頭道：「道長，恕我不能爲禮了！請問道長法號怎麼稱呼？鶴駕駐在那座仙觀？」道人稽首道：「貧道徐季藩，道號「非非道人」，現在大名霞明觀住持。因知世子被邪魔侵害，特來保駕。」朱高煦大喜道：「不知道長，怎生得知我被邪魔所害——且不知如何診治，可用甚麼東西？還請吩咐，我好叫人去備辦。」徐季藩便故意裝出左顧右盼，欲言又止的神情。朱高

否則如鏡
花綠中兩
面國大盜
雖死亦不
能改寫痛
此處寫下
極反視痛
文忘痛下
能使人飛
如此飛霞
道人自是
可人是徒
偏計裝得
說才就是
蠢才就是
要這出來
句話出這
偏套的中
他圈我主
竟借我主
將祖惠帝
成祖仁宗
等如於何
地如於何
誘直欲使

煦便道：「道長有話但講不妨，左右都是我心腹，用不着避忌的。」徐季藩又裝作十分恐懼悚懼的模樣，纔躬身低說道：「小爺將來要登九五之尊，不久就得大寶。」聖天子百靈呵護，「貧道得王靈官傳諭，因此纔特地趕來救駕。還求我主恕臣年邁步遲，救駕來遲之罪。」朱高煦聽了這篇言語，直喜的要發狂，頓時連痛都忘了，一咕碌翻身爬起來，滿面歡容，連連叫道：「活神仙！活神仙！——天下本來是我朱家的，我自然有分，何待深謀？將來我登基之時，一定封你做國師！」徐季藩忙就匍匐前爬下，磕了三個響頭，恭恭敬敬謝道：「謝我主鴻恩！——祇是我主是馬上天子，將來武功要邁越漢祖、唐宗，所以昊天上帝特使我主多歷些事故，纔好如舜帝、宋皇，先歷辛勤，乃成聖主。還望我主多收龍驤、虎賁的英雄，智睿、聰明的謀士。微臣自當捨身報主，以應天命。惟望我主慎封高爵，留待有功，天下蒼生幸甚！」

朱高煦聽了，直覺得這茅土官驛，立時就成了奉天殿一般，連自己的身

高煦弑父 季藩之罪 直上通於 天況當時 禮教並有 弑君謀逆 一頃則朱 徐二人之 不得其死 也不宜 乎亦死 眞形容得 出眞容得 絕倒眞如 諺所謂關 起門來做 皇帝何管 像個天子 的舉動其 的野不軌 之瘡根耳 高煦逆謀 足見蓄之 已死竟直 該死竟直 教他行叛

子都忘了是在病痛中，喜的直跳起來，幾乎要抱着徐季藩叫「親人」纔好。方待狂誇一回，不料這忘形一跳，牽動了脚筋，忽覺得痛徹心脾，頓時挫下一團高興，攢着兩道擱帚眉，撮着一張垂角嘴，忍着痛，苦望着徐季藩道：「不好了！痛……痛極了！你先給我治一治吧！」徐季藩忙應道：「微臣領旨。」說罷，便向立在匠旁伺候的王府內侍討了一盞涼水，在腰袋裏掏出兩粒紅如火赤的丸藥：一粒摺在水內化開來，解開朱高煦右腿敷上；一粒給朱高煦吞下。說也奇怪！那藥纔敷上去，腫痛便如掃去了一般，敷到那裏，好到那裏；及至吞了那一粒藥，更是精神陡長，比沒受傷時，還要強健多了。直把箇朱高煦喜得如同即時得了天下，登極受朝賀一般，快活得不知道要怎樣纔好。看得徐季藩如同天神一般，也顧不得王子的身分，倒翻身軀便拜。徐季藩忙裝作手足無措的模樣，連忙倒地攙起。口中連稱「拆煞微臣！」從此，朱高煦這般天不怕地不怕的魔王，卻是極服徐季藩，言聽計從，比對他的老子還要

之可矣小人
此身纔進
己便想呼
羣引類千
古奸人如
出芝輟深
者寫歷出
偏是奸徒
說的話偏
似忠言蓋
若輩最善
做此種反
文章以堅
其龜信使
人際其殼
中或以售
奸也徐季
得日徐季
藩目的徐
到此轉過
來迴到治
痛本題上
委實是名

恭敬十倍。當時，親自領着徐季藩去見過朱高熾、朱高燧、兩箇。朱高燧小孩兒，見徐季藩那般兇惡模樣，嚇得要哭出來。朱高熾爲人忠厚，當面祇向徐季藩稱謝他治愈朱高煦足傷的情意，暗地裏卻叮嚀朱高煦：『此人相貌兇惡，言語譎詐，不可不深防！』朱高煦信心深固，聽了，口中雖唯唯順應，心中卻大不以爲然。暗想：『似這般神仙一般的人，得着他不弱似劉備得着臥龍、鳳雛，大哥祇是沒福氣，合該我做皇帝。』

徐季藩見朱高煦那般桀驁不馴，居然被自己收服得俯首帖耳，暗自欣喜。以爲從此可以仗着他，爲所欲爲。『將來慫恿他奪得天下，還怕他不雙手送給我麼？』從此一心一意挑唆朱高煦謀逆。沒人時，便口稱『陛下』，當着人也稱『我主』，弄得朱高煦如癡如狂，儼然以天子自居。

朱高煦自從腿傷好了之後，便和徐季藩商量密謀，挽他同車而行。一路

一角流延的腐
套語被化
者如此覺形
用便覺化
容得淋漓見
盡致足好
成語無善
壞推在善
用耳是歎
是何言歎
其志若天
而欲得緣
下豈非緣
木求魚
不合該惜
不該可憐
半瓜兒兩
絕倒人向
未去便催
快回來魯
莽機急之
人每有此
舉動此

季藩笑說道：「我主有命，微臣敢不効勞！祇求我主今日霎趕到站頭便歇下，明日到站頭上早膳，微臣就能辦到。」朱高煦狂喜道：「這有甚麼？就住下一年，半載，不走，又有甚要緊！你祇說你如何辦法？」徐季藩道：「微臣祇此便跟上去。至於如何辦法，卻祇好見事行事，微臣管保不誤事便了。」朱高煦聽了，喜的就車上跳起來，要向徐季藩作揖。不料車兒太矮，這一跳，祇聽得「啣」一聲，腦門撞在車頂上，痛不可當。徐季藩連忙扶住，嘴裏噤咕了幾句，說也奇怪！朱高煦正痛的頭痛如劈，熱淚迸出，兩手抱着腦袋，牙齦齧得「吱吱」的響；祇見那徐季藩對着他腦袋，貓兒打呼一般的咕了幾句，立時就不痛了，而且爽快了許多。正要讚謝徐季藩幾句，卻見他已伸手掀車帘，並說道：「事不宜遲，微臣就此去了。」朱高煦聽了，頓時又想起那雌兒來。便連連的催他快快回來，霎多耽擱。

真必領
人求售
技行爲
此無才
非即心
輩險有
奸而爲
爲急欲
讀下文
知便寫
情夾有
步法故
使人人
令愛又
予每怪
許寫戴
蕩寇志
康捷其
之彼豈
如人詭
路驚不
及讀此
乃者爲

徐季藩一面答應；一面叫車夫停車。辭過朱高煦，下了車，蹤步前行。他故意要當着朱高煦面前賣弄自己的本領，便施展他那茅山教祕傳的看家本領——『飛步法』——果真是比快馬還快，一轉眼，已祇見一點人影在天盡頭處；再望時便不見了。這種法術，原是道家的神行法，原爲佐道的功夫。卻被茅山教盜得，成了助惡的本領。他們習得這種功夫，凡夫自然追趕不上，他們便無事不爲，臨完時，展施法術，一跑了事。徐季藩一來因爲要趕上那雌兒；二來要在朱高煦跟前顯本領。施展了飛行法，甩開大袖，順大路，一直轟去。路上行人見他走得這般飛快，無不注望驚奇。

徐季藩行不多時，已見先時路上所遇着的一男、一女、兩騎馬，正放轡子，在前面並道飛馳。徐季藩便連忙轉向岔路小道上。認定方向，加緊脚步，兜繞過去。約莫繞走了一盞茶時，心想一定繞過那一男、一女的前面了，便依舊轉到大道上來。又趲了許久，纔到一箇小站頭。便又邁過站頭約莫二、三十里

知水許諸
寇志雖皆
爲偉大作
品猶有缺
筆也

握重權而
鬪得國自
較起兵艱
莽者容易
百倍此專
制時代之
寡君之所
由來也何
物妖道竟
能爲深一
層之奸謀

於此足見
徐於三王
召回即已

路，尋了一家鄉村茆店，落店打尖。這時太陽很高，約莫纔祇申牌時分，天色還早。徐季藩便向店家要了兩角酒，和些燻腸、滷肉，自斟自飲，心中輾轉想着迷蒙朱高煦，奪取天下的念頭。

想着：「自從在茅山學道，下山後，幾年間，從沒撞着箇對手，自問有這般本領，足可以取天下。就祇輔佐無人，進取不易；不能不借箇有勢有利的人來做箇擋箭牌。纔好結納英雄，乘機握到大權，再做那楊堅、趙匡胤，便容易了。如今難得有朱高煦這般箇傻瓜，正好拏他當傀儡。他是箇王子、皇孫，有甚麼作爲，本就沒人敢問；如今再乘着他老子——燕王朱棣——正要篡位之時，祇託言幫老子奪天下，要說收集英雄，便招兵買馬，也可以做做無礙。祇是朱高煦雖是箇一勇之夫，容易慫恿欺蒙，卻是一死人旁邊有活人。」要不弄得他死心塌地，難免不被旁人提醒。目今第一步功夫，都如我之意，全做到了。就要做第二步功夫了。這第二步功夫做到時，朱高煦便是我掌中棉球，要他鬪，不敢扁；

定全部計 畫與實行 之步驟其 心之深乃 至不可測 度哉豈僅 毒自己想 做楊堅趙 匡楊廣趙 匡使高煦 作楊弒父 弒匡義弒 兄而奪大 奸謀千古 權勢權已 得徐潘謀 而後頭竟 以季潘秀 才欲嚇人 窳穢再 從而窳穢 較其謀奸 逆深何名 吾無以名

那時便好慫恿他篡位。祇是要這第二步成功，必須得內裏有箇幫忙的人纔行。如今去尋的這箇雌兒，不知可能如我之願，將來做我一箇幫手——哦！我真厭他不聽我鋪排使喚時，難道不能拏藥給他喫，或是勾調他的魂魄，使他服我使喚麼？這是不用不着耽心事的！——想到這裏，滿心歡暢。

擡頭一望，赤色日光照在東牆頭上，知道時已不早，便起身給了酒菜錢，離了茆店，倒轉向南迎將來。放緩了脚步，裝作瀟灑飄然，神仙模樣，直向韓王驛走來。纔進驛市街口，祇見一家悅來客棧門前，騾馬喧騰，人聲嘈雜，南、北、客人都趕來落店投宿。徐季潘見一箇夥計牽着兩匹牲口，在大道上，一來、一往、的溜着，正是那一男、一女的坐騎。心中暗想：『瞧這勢派，這兩雛兒還是箇富家啦！如今這條路上，沒二、三錢銀子賞號的想頭，似這般忙的生意，夥計就能抽功夫給他溜牲口嗎？——祇是這兩雛兒既是富家，卻又怎生是連跟隨奴

之祇可稱
之曰雙料
的董卓王
莽休急將
日倒是你
一來筒好幫
手如此深思
如計可惡
密非絕無
大非絕無
亦非絕無
計畫一味
橫豎所可
做到所可
勇無謀之
朱高煦有
蠢夫耳豈
是徐之對
手雖欲不
爲徐之工
具豈可得
耶豈可得
赤字是夏
日晚景不
忘時令心
細如髮心

大俠傳

僕也沒帶一箇咧？這其中必有蹊蹺！一面想着，一面邁步進店，祇見那少年正和那姐兒倆閒立在走廊邊。

店家過來招呼徐季藩，徐季藩便問：『上房可有？』店家連聲答應：『正留着一間待道爺啦。』連忙領着徐季藩從走廊到上房來。徐季藩打那男女兩箇身邊走過，仔細留心看時，祇見那姐兒腰間懸着个革囊，鼓綳綳，露出一顆一顆鴿蛋般的圓東西；不覺暗喫一驚，想道：『這雌兒能打這般大的彈子，本領可真不小！這樁事，祇怕有些扎手！』再瞟那少年時，相貌雖是眉清目秀，十分文雅；卻隱約覷見他紗衫內是週身紮靠，一般也帶着箇彈囊。徐季藩更加心悸。卻又想到自己已在朱高煦跟前誇下海口，好歹總得弄了這雌兒去，纔顧得自己的前程。想到這裏，便也管不得許多，祇一心設法下手。騙那姐兒。

要知徐季藩如何下手？少年男女，是何人都在下章敘說。

這種順口馬屁是北地店家的唯一營業訣說。坊間所謂「社會小說」風起雲湧，祇寫些「江浙經滄」的標中之社，以會之大與復雜似，無可寫。浙滄以外，我自可寫。我揭破號曰「會黑幕描寫社會怪狀」，謂「顏之厚」是「夏天情極事用筆細」。

古堇俠魂評曰：

史稱：高煦因燕王託病召歸。頻行，入徐輝祖廐，盜善馬。又稱：高煦好勇多力，在京師常荼毒人民，其舅魏國公徐輝祖嘗規之。又稱：高煦歸國，沿途毒害人民。則作者所書皆有來歷，決非若邇近癡人敍皇室，如三家村學究說撫臺，不是太不近人情，便是村野可笑者可比。丈身和尚勸息爭一段言語，悲憫衆生，欲求稍減劫數之仁慈，躍然紙上，作者其菩薩化身歟？何其言之博愛而慈善也？

飛霞道人之一擊，反作成徐季藩入身之階。天下事，以善意而得惡果者，大多類是。徐季藩雖以治傷入身，而實藉逢迎拍馬，爲固信邀寵之階，足見「拍馬學」爲求富貴者必具之常識。

雪裏拖鎗，後爲于廷益之坐騎。作者博聞強記必有所本，會常詳詢其出處。寫徐季藩之惡，是好惡；寫朱高煦之惡，是蠻惡。同是寫兩惡人，而絕不相同，是大手筆，是大作品；耐庵、雪芹，而後於此歎觀止矣！

朱高煦與徐季藩之談話：字字露出奸惡狠毒語語皆是滅倫謀叛。作者秉性愷悌慈祥，偏能狀兇惡之徒深入腠理，傳神阿堵，可謂聰明絕頂！余嘗謂作小說必須思想極銳，而又特長於心理、論理等學，始能成功佳作，觀於此益信余言匪謬。

一般人讀至朱高煦目逆石瑛，以爲下文必是劫美惡鬪，俠士救石瑛懲高煦諸節目；殊不知才人手筆，畢竟不同凡響，豈肯落此惡套？

石亨亦人傑也，惜乎虛榮心盛，熱中富貴，遂不惜譏殺國家民族之長城，身受知遇之主將；以博取進爵之虛榮。其人格較之秦檜、吳三桂，猶醒醒卑劣千百倍！嗚呼！道德之不講求，石亨乃致遺臭，且因而引致數世昏君，禍及國家，民衆遺無窮之患，奈何今之昌言廢棄道德者之日衆，毋怪國之不國，政之不政矣！

本章爲朱高煦、徐季藩、石亨等三惡聚合之始，是本書一大關鍵。奸惡已快聚，而蠱惡之主將（于廷益）尚在懷抱；諸健將亦皆散在四方，有方習藝者；有流離飄蕩者；且有尚未降生者。其聚會猶不知須幾何年月，幾許艱難。奸惡者易結合，俠義者難際遇，豈天演例耶？

第十二章 欺稚誘愚裝魔作怪 扶危救厄劍膽琴心

話說徐季藩看好房子。店家送過茶水，自去招呼生意去了。徐季藩揮了身上灰塵，洗盥過了，便也走出房門，到走廊上來。故意的踏着方步。踱來踱去。往返了幾趟，忽地裝出驚詫情況來，向那少年道：「相公尊姓？貴府那裏？」那少年向徐季藩上下打量一番，想待不理他，到底年輕臉薄，祇得答道：「在下姓石名亨，渭南人氏。」徐季藩見他並不回問，便又搭訕着問道：「相公可是由南邊回府去？」石亨淡淡的答道：「因為有些小事體，要到宣化走一遭。」徐季藩故意歎了一聲，道：「貧道雲游天下，三十年了；南北十三省，也都走遍了。卻從沒見過相公這般的華貴骨格！——就祇可惜一宗！」說着故意收住不說，又長歎了一聲。石亨心中有事，聽了不免心中暗驚，忙追問道：「在下不

然則何以
後來奪門
求功陷害
忠良以求
進爵

那知如此
一想了他
道兒天下
事固愈下
防愈落圈
者石亨不
過其中心
一耳中之

不待問而
謊說自己
行跡欲以
釋石亨之
疑也

這些相士

敢望富貴，祇不知有甚麼凶險？道爺可肯指示迷津麼？說罷，雙睛覷定了徐季藩，待他回答。徐季藩知道有些意思了，便悄悄說道：「此地來往人雜，請相公到貧道下處屈坐些時可好？」石亨想：「他們江湖上僧道，是最可怕的，不如邀他到俺房中去坐，要是他不懷好意，也免得着他道兒。」想罷，便反邀徐季藩到自己房裏坐談。徐季藩聽了正中下懷，心中暗喜，口中謙遜了幾句，便跟着石亨進了上房。那姐兒也隨着進來了。

石亨讓徐季藩坐下，親自斟了一鍾茶，奉過。便問徐季藩的道號？駐鶴何處？徐季藩一面接茶，遜謝；一面答稱：「道號非非道人，現在大名霞明觀住持，因為募化三清殿工程南下，路過此地。」石亨接着便問：「道爺先時說的甚事可惜？」徐季藩先指着那姐兒問道：「這位是相公何人？」石亨道：「是舍姪女石瑛，道爺有話但講不妨。」徐季藩便故意裝出滿臉正經，鄭重其事的說道：「相公天庭開朗，五嶽停勻，兼之眉呈八彩，貴不可言！——祇可惜現今

實諛口吻
不知作者
何處學來
活畫一江
湖賣嘴術
士勝吳道
子多矣

這是江湖
術士騙錢
養身最要
緊的學問

頰下無鬚，微嫌不足。——請問今年貴庚幾何？」石亨答道：「賤造是屬羊的，辛未，六月初六日未時生。」徐季藩聽了，猛然一拍匠几，瞪目搖頭歎道：「可惜！可惜！貧道一見尊容，便耽着心事，惟恐今年是十七歲，不料果然！——這也是貴人福厚，所以得遇貧道。——貴造屬金，論尊相也是金形人，今年卻正逢火年。金、火相尅，流年已大不利。加之如今正走天庭運，額頭平凹，下少幫扶，太歲當頭，流年相尅；自是生平一箇大厄運。照相說——相公休要見怪！——堂上椿萱早謝；骨肉分離，少年更多坎坷；一直要到鬚長過腹，便是出將入相，位極人臣之時。如今氣色不開，眼角有黑氣，恐怕手足間有大變故，還要連累相公脫身不得。」徐季藩一面說，一面偷眼看石亨的神色，就機說話。見他初時默默的聽着，漸漸的露着驚疑；後來竟臉色都轉變了：知道已說着了，正要再放一篇大言，結實嚇他一嚇；不料那坐在一旁的石瑛聽了，竟迸出眼淚來，站起來，向徐季藩連稱「神仙……俺這叔父，便是爲俺父母，險些送了性命。後

來又爲俺，幾乎不得脫身。如今正想回鄉遁跡，不想還有凶險，這教俺怎生對得起叔父？」說着竟哽咽起來。石亨也長歎一聲低頭不語。

徐季藩心中暗喜，想着：「這機會不可錯過。」便道：「石相公有甚冤苦，能不能告訴貧道？貧道修道數十年，頗知理數。相公何妨說出，彼此參詳，看能不能解脫？」石亨歎道：「道爺說俺的事如同目見一般，俺也用不着瞞了。」

「俺父母早亡，有倆哥哥。大哥名叫「石乾」，二哥名叫「石元」。俺是父母晚年季子。大哥大嫂早年去世，遺下一箇姪兒，名叫「石彪」。二哥就祇一箇女兒，便是這箇石瑛。父母死後，俺和姪兒石彪都全仗二哥教養。俺從小便拜山東有名的武師——大刀金純——門下習武。二哥因爲家貧，便出外謀生，到湖廣辰州木行裏，充當護簿的鑣客，已有十來年了。俺這姪女隨着他父親習武。俺也時常到辰州去探探他父女倆。俺二嫂前四年纔到辰州去。那時因爲姪兒石彪在河南少林寺學藝，俺也跟着師傅，都不用照顧了，二嫂纔

好大說祇
好騙石亨
卻瞞不了
讀者

即此已足
證其叔與
賢蓋所託
姪無牲夫
甯機而女
妻母之鄉
愛護之甯
調難能甯
非耶

儻客排客
說筆字也
省客在湖
江客勢別
可謂特力
權利自元
代至今無
百揆其錄
敢非莫不
者之異事
聞之莫不
詫為不
實則彼
確則不
思議可

去辰州的。卻萬料不到俺二嫂這一去，竟弄出俺家的血海沉冤來！

『湖廣辰州府是木料出產之地。每年的木簾也不知有多少，由洞庭湖出揚子江。卻是不論大簾小簾，都得請簾客作法繫簾護送。要是得罪了簾客，他要你的簾散，卻是不費吹灰之力。那些簾客，都有師傅傳授，都會法術，湘河裏沒人不怕簾客，任你奢遮的好漢，也不敢得罪他們。就是和他們爭論打官司，官府也得袒護他們三分。因此那些簾客便橫行無忌，甚麼事都做得出來。』

『去年春天，有箇姓陳的木客做壽。這陳木客雖是箇經紀人，卻是交情廣闊，長江各碼頭都有人趕來拜壽。恰好這時有箇蘇州小班到了常德城裏。陳木客便花重價將這班子雇了來，演戲讌客。班裏有箇唱旦的小郎，名叫龔仲甫。臉兒長的原不錯。一到辰州，就有箇簾客龔介藩和他紐上了。俺二哥石元不知道他有箇簾客老斗，在陳家壽筵席上見着他，便也留情於他。過了

一天，便到龔仲甫下處去玩耍。龔仲甫那兔崽子見俺二哥手頭揮霍，便又和

術能解之邪
至死吾曾
親見其所
以莫明其
寫然實非
虛構世有
好者研究
往者不奇
南一視察
之也
姓嬰
上可謂肥
的落了外
水不絕倒
人由蓋翻
其中股則
躬也如滑
姓名亦此
稽極矣何
善氏子之
這命乾兒

俺二哥紐上了。過了幾天，俺二哥纔知道他是龔介藩的相好，且拜給龔介藩做乾兒子。龔介藩的名兒，在辰州地方沒人不知道他是箇仗着籛客邪術，奪男劫女的惡棍！俺二哥本領雖是十分了得，卻是不會邪術。這時既已搭上了龔仲甫，卻又不甘心讓縮，壞了自己的威名，這小郎也可煞作怪！偏偏的纏着俺二哥，死也不願離開。俺二哥便也不忍拋他。這帶箇小郎的事，天下皆是，原算不了蹊蹺；不料龔介藩那廝硬功夫喫不下俺二哥，卻暗下毒手，使邪法，將俺二哥兩眼咒瞎了。

俺這姪女雖是年輕，卻是十分孝心！見老子被人暗害了，便立志要報仇。也沒和他爹、媽、商量，便磨了兩把快刀，藏在身邊。那日恰好龔介藩這賊剛紮好一架籛，喝得酩酊大醉，歪歪倒倒，打俺二哥下處的門前走過。俺姪女在門裏瞧見，待他剛走過，便突出去，拔出兩把刀來，一手握着一把，照定那賊背心，使盡氣力，刺將下去。龔介藩那賊沒防備，猛然着了這兩刀，哎唷也沒叫

子可眞試
人尋味之
瞑目不啞
未有不笑
然失笑者
大約是石
元武藝高
強筋骨結
壯能滿所
氏子則爲
欲是圖身
利是圖身
體費土如
襲仲甫者
早又琵琶
別抱以事
石元者事
他入矣打
或是的結
梳桿一打
果吧一笑

鐘客之猖
獷今猶如
此未履湘
江者多以

得一聲，便倒地死了。俺姪女見大仇已報，連忙進來報知他爹、媽。俺二哥一聽，知道闖了大禍了。連忙叫俺二嫂收拾了些細軟，打後門逃走了。

『鐘教裏得知龔介藩被人刺殺了。見他死在石家門口，平素都知道石家和龔介藩是冤家，這不待言是石家做的了。他們鐘客給人做翻了，要是不能報仇，可就太丟臉了。因此，他們也不報官，祇使邪法來報仇。恰巧俺二嫂素來歡喜算命，因此他夫婦倆的生辰八字，有許多鐘客算過，都能記得；卻是沒人得知俺這姪女的生辰。他們便使邪法，設壇唸咒。這時俺姪女方攙着他爹，挈着他媽，沿着河邊亂逃，不料纔逃到一日，老夫婦倆全病倒了。先時頭痛眼昏，後來竟發狂發熱，連親生女兒都不認得。可憐俺這姪女勉強撐到一箇山巖中，眼睜睜，看着父母發狂，沒法可想。如此不到三箇時辰，老夫婦倆都狂死了。俺這姪女又急又恨，又是悲痛。這時又不敢向鄉村中去乞討，怕遇着那些鐘客，祇得將隨身刀劍，就在山巖裏，掘了箇坑，將他爹媽暫時掩埋。便翻身回

爲瀟湘言不
知確有此
等情事也

大俠傳

八

到辰州，要給父母報仇。

「這時俺正和姪兒石彪倆護送陝西參政回湖廣。原是想借此去會會哥嫂。不料俺和石彪姪兒到了辰州，正是俺這姪女刺死龔介藩的那一天。俺聽了這訊，連忙出城向辰河下流追趕，想尋着俺哥嫂。姪兒也隨着俺追趕。趕了一日，也不會得箇訊兒。便投鄉店宿了。次日纔起身，便見有箇女子在山邊小路上，走的很快。俺連忙趕去看時，正是俺這姪女石瑛。」

「當時問明白了情由，便叫姪兒去買了衣衾棺木，同姪女去重新裝殮倆死的。完了事，便三人同到辰州。探了好幾天，纔探得俺哥嫂是龔介藩的師弟謝福興咒殺的。那天夜裏，俺領着姪女，去謝福興家中殺了他一家。姪兒卻去殺了龔仲甫那兔蛋。連夜逃出，到辰州府城，姪兒到長沙鑣局裏去了。俺因姪女不能在湖廣耽擱，便護送他回北，路過此地。辰州饒客確利害，各碼頭全有人，這事他們斷不會不知道。如今雖沒遇着他們，祇恐將來，不留心時，喪在

他們手裏。」

石亨說話時，石瑛已哭得如凝露桃花一般，徐季藩見他這般嬌膩，更顯得惹人憐愛。心中暗想：我不防顯些法術給他倆看看，使他倆死心塌地跟隨我去。」想罷，祇待石亨訴說完畢，便道：「貧道方纔相上已經相出，兩位一定有凶險，好得還有解救，故而遇着貧道。這也是兩位將來要大貴，纔有這般奇緣巧遇。如今據官人所說：一來是怕那些禪客挾恨報仇，使官府柰何官人和令姪女，這一層貧道有箇善法，回頭再說；第二是怕那些禪客使妖法來暗害。這一層有貧道在，自不須慮得。貧道自幼在茅山學道，習得九天雷霆大法，任憑如何利害的邪法妖術，都能鎮治。官人若還不信時，貧道就可略施小技給官人和大姑娘解解悶。」

石亨聽了大喜。方要答言，徐季藩已擡身起立。就在房中步罡唸咒。一會

此障眼法
耳演柱中
僧道多能
之其中疑
有催眠作
用

兒將袖掩面，口中仍是唸着咒語。石瑛這時也忘了傷心，祇凝神望着。一剎那，祇見徐季藩微微的吼了一聲，將袖甩下。石亨、石瑛都覺得兩眼一花，再定睛看時，祇見當中立定一尊金盔金甲，手捧雙劍，面目猙獰的神將。徐季藩卻已跌坐在一朵雲上，懸在空中，身披法衣，頂現圓光，十分莊嚴。嚇得石亨叔姪，以爲活神仙下降，連忙倒身下拜，口稱：「弟子不知真仙下降，多有冒瀆，伏乞恕罪！」接着又拜求真仙救護。徐季藩乘此，發話道：「你叔姪，倆都有宿根，故而本真人特來救你們。——祇是一來本真人不能常在你們左右；二來若是你們的仇家向官府告訴，本真人便不好干與國法王章。如今恰好有玉虛真人座前大弟子，思凡投胎在燕王府中，現爲二王子，將來有九五之尊。本真人特來呵護真命天子。你們不如投託在二王子門下，既可免官府的追求；又可時常得本真人的庇佑。且是你們相貌大貴，將來二王子身登九五，你們便是佐命勳臣，這也是你們命中該有此際遇。祇是你們投託王府之後，不可洩漏天

偏是奸
大邪偏
是得頭
設道天
大慾一
其唯一
領卽一
嘴也張

機，若不慎洩漏，必遭天譴，謹記，謹記！不可怠慢！你們須知天命所在，機遇不常，千萬休要錯過！

石亨、石瑛叩頭如搗蒜，諾諾連聲叩謝仙恩。徐季藩又道：『你等不必再往北去，二王子明日便打經過，你們祇待駕到，跪接，本真人隨駕呵護，自當收錄你們！——我去了！』石亨、石瑛方磕頭應謝，及至擡起頭時，祇見那神將歛的不見，徐季藩冉冉的由牕間升空而去。石亨、石瑛更加至心取禮，膜拜不止。一直拜到腰背不濟了，纔立起來。石亨滿心歡喜的向石瑛道：『姪兒！這真是祖德宗功，天使得遇真仙！俺們祇照着真仙的話做去，斷不會錯事的。』石瑛這時也心悅誠服，連連點頭道：『叔父說的不差，俺們明天祇在此恭候便了。』

徐季藩在擣鬼時，店家小二人等和出進家人，來來往往，都打走廊上經過。卻是祇見石亨、石瑛二人倒地禮拜，卻不見甚麼神仙，神將祇以爲他們二

人當空叩拜，許甚麼願心。到後來，小二送燈到各房裏，忽然不見了上房裏的老道。以爲是出外走動去了，便將房門帶上，鎖了。——這是客人出外，店家的規矩，是怕客人有物件留在房中，無人時，遺失了大家不好。因此將門鎖上，待客人回來時再開，如今還有這箇規矩。——到熄燈時，再去看時，仍不見那老道。小二詫異，出來告訴了掌櫃的。掌櫃的因爲事忙，一時沒向老道討得房錢，聽得小二說：『老道不見了！』不免心中着慌。連忙到上房裏看時，果是一間空房。滿房察看了兩偏，也沒一點物件，情知老道走了，便忿罵小二：『不長眼睛！連箇人走了也不知道！你要不得他的小錢，怎麼不先討他房錢？俺不管，祇和你算帳，扣你工錢！』小二急的哭嚷道：『他一進來，便到那邊房裏，和客人說話去了，俺怎好跟去討錢咧！』

這一嚷，嚷得許多客人都出來看。石亨也出房來跟着衆人問：『爲甚麼事？』卻有箇瘦道人祇立在一旁袖手冷笑。石亨聞得是店家爲老道的房錢

活畫市儈

石亨雖奸
惡究係大
將羞惡之
心尙未盡
泯

今日之埠
頭旅館上
房之一宿
之費千百
倍於此數
十百倍此

爭吵，便連忙道：「你們休鬧，這位道長是和俺一道的，他因有些事情，順便看箇朋友先走了，房錢向俺算便了。這原是俺不好，忘了向你們櫃上說一聲。」掌櫃的見有人認帳，便沒話說；小二也不爭嚷了，衆客人都回房去。石亨便叫掌櫃的同回房取錢。掌櫃的一面嘴裏說着：「爺囊忙，這算不了甚麼。」一面卻緊跟着石亨走。那瘦道人卻仍袖手閒立着，石亨領着掌櫃的打他跟前走過時，那道人忽自言自語道：「居士貴人，怎打誑語？」石亨聽了這話，想起方纔對掌櫃的話，直羞得齊耳通紅。那道人也不理他，逕自去了。

石亨回房取了六分銀子給掌櫃的，掌櫃的見此房錢還多了一分，喜出望外，謝了又謝，又問茶問水。巴結了一會，臨走，還將油燈摻起了些纔滿口呵諛的去了。石亨想着那瘦道人的兩句話，暗想：「先時真仙和俺說話時，諒來凡人不能聽得，要不能豈有全店的人沒一箇得知的？他們都和沒事人一般，

數矣嗚呼 物質文明 直役盡貧 民利器耳 生思古代 天堂是代 今日之茶 房節多與 數錢在眼 亦不在古 下嗚呼古 今人奢儉 之甘苦生 差也吾於 此明然於 活康出社 會怪現狀 來作者偏 體會得當 時情事來

諒來是不曾知道，卻是這瘦道人冷言冷語，實是對俺諷譏，他怎麼會知道咧？……哦！……他是和真仙一道的麼？……怎的真仙卻獨自走了呢？……他既能知道真仙的事，諒來他必也是箇神仙，俺連遇神仙，總算紅運當頭！俺豈可當面錯過？祇今便去尋他去！想罷，便起身出房。

正要去尋問那瘦道人，忽聽得石瑛在裏間叫喚，祇得迴身到裏間來。問石瑛：『有甚事？』石瑛道：『俺想着明日投託二王子，雖是神仙吩咐，卻不知二王子肯不肯收？要是竟然不理，便怎樣？就是收留，叔叔是箇男子，自可在他門下圖箇出身。似俺女孩兒家，卻怎麼處？俺想來想去，不得箇計較，因此向叔叔討箇主意。』石亨答道：『他不收留時，俺們仍是原來的主意，回到家鄉再說。……卻是你是箇女孩子，真有些爲難。』說罷，滿面含愁。石瑛更是神志若癡，癡想不語。半晌，石亨長歎一聲，說道：『俺有一句話，卻是不好說的。如今事到如此，不能不說了。你年紀也不小了，如若二王子明日肯收留時，你就到他

石亭入格
如其母怪
其後來爲
秦檜之續
該死是何
居心卑鄙
已極

這得刻骨
著得我初
入骨以初
口吻以問
石瑛曰他
是誰誰是
他好誰不
睬

王府裏去，能毀做箇內護院，那是再好也沒有了。要是二王子肯收你做箇妃嬪，也強似嫁在鄉村窮人家。俺想神仙叫俺們投託二王子，諒來其中定有一段姻緣。你想那神仙既特來指點俺叔姪，他難道不知道你是箇女孩子有爲難處麼？一定是你的緣分在此。也是俺石家祖宗有德，你父母有靈，纔有這般機遇，俺做叔叔的也有光彩。許多僧道相士說俺有貴相，說不定還是由此出身啦。你如今雖孝服在身，卻是在大難之中，祇要投託得箇庇護的人，也不得不從權了。況是神仙指示，諒來不會錯的。」

原來石瑛心中本來想着：『似俺這般人物，這般本領，父母俱亡，誰與俺作主？如今神仙叫俺叔姪，倆去投託二王子，仗着俺容貌武功，諒來二王子沒箇不歡喜的。……神仙說他將來有天子之分，俺憑本領幫他奪得天下，豈不是有皇后娘娘之分？那神仙說不定是因爲俺有皇后之分，纔特來指點的。……想到這裏，滿心暢快，恍惚立刻就皇一般，週身百骸，如酒醉一般。忽

繪奸惡卑
鄙心胸如
愛克司光

此際之石
瑛必尚有
一種奇想
作者不肯
污穢筆墨
描寫之狂
這句是而
上句暗狂
喜的神法
如此說明
是聰明而
不安分此
女子如聰
描寫不是
明而筆墨
刻畫女兒
心性入微
但不知得
何體如

一轉念：「話雖如此，俺如今父母俱亡，俺和誰去說？且是三叔雖和俺一樣的年紀，不知他意下如何……且待俺設法來探他一探。」想着便叫石亨進裏間來。

及至聽得石亨說那一篇話，真是「先得我心」，不覺暗自狂喜。卻不好意思回答。祇低頭含笑，搭訕着說道：「祇不知那位神仙是甚麼法號，不曾問得，若知道時，將來得了好處，也好禮拜供奉，略表寸心。」石亨知他心意已肯，便隨便答道：「那位神仙見面時不是說道號非非道人麼？要知他真名號時，他原說隨護二王子，將來俺們在二王子處，還怕不得知麼？」石瑛也不再言語。石亨經他這一商量，卻把箇去尋那瘦道人的事，全忘了。又說些閒話，商量了一會，明日見二王子時的言語儀節。石亨便仍回到外間來睡了。石瑛這一夜竟是想入非非，竟睡不着。

天色微明，石瑛便隔房叫醒石亨，起來收拾洗梳完畢。石瑛便到外間來

如此寫法
未免刻薄
不怕有傷
忠厚耶
姑娘想
久戴好
了已穿

層次井然

如畫

坐下，和石瑛有一搭沒一搭的談說些時。待店家小二去買了點心來，喫了。石瑛便催着石亨穿戴好。向店家討箇紅帖，借筆、墨，寫了。同到官驛門前，等候着。

等了一箇時辰，也不見影響。石瑛十分煩悶。石亨祇在大路上踱來，踱去。路上來，往，行人見他二人這般模樣，都暗自好笑；他二人也不覺着。又等了約莫半箇時辰，忽見南頭大路上塵頭大起，似有一大簇人馬滾滾而來。待得略近，二人定睛看時，已見一對對的材官、宮監、驛馬而來。石瑛便催石亨到大路上去候着。見當先一騎快馬如飛而來，直衝進驛內，口中連喊『到了！到了！』接着便見驛官全身冠帶，圓領烏紗，領着吏役、人等齊到大路上來。再看那來的戈、斧、叢中三輛四馬黃擋車，旁邊各有四箇猛士，四箇宮監擁簇着，連軫而來。到了驛前路上，祇見驛官等一行人一齊跪下，口中高唱職名。早有先導宮監，大喝一聲：『一起去！』接着便見那些材官猛士將馬一帶，一對對相對而立。

暗觀下文
之車帘高
挑見高煦
想此際之
事此際之
石瑛尚不
自矜為他
人之目的
物也其越
而中計亦
覺不可第
不言之第
輛車蓋二
人已不略
筆絕妙

排成一條夾道；讓那三輛車兒，從中而過。

石亭、石瑛，待那三輛車兒來到街頭，方要近前時，卻被兩邊猛士，舉鞭亂抽，不得近前。祇得退到驛門口來。向那三輛車中細看時，卻見頭一輛繡帘微啓，車中端然坐着一箇圓臉大口的王子。再向第二輛車望時，卻是車帘高挑，轅上坐着一箇老道，正是他二人昨日所見的活神仙非非道人；二人滿心歡喜。又見車中坐着箇高額方顯的王子，方在探頭望外，四面亂瞧。二人便想闖到車前去，卻又攔不住那猛士的皮鞭。正在爲難，祇見非非道人向他二人招手；一面向猛士搖手止住，二人方得近前。

來到車前，叔姪二人一齊跪下，叩見。朱高煦忙叫宮監扶起，並說：『請進驛中相見。』二人謝了起身。便見三輛車兒擺次進驛去了。二人閃在一邊，讓儀仗先進驛門。方在等待，忽聽得耳邊有人長歎一聲，忙回頭看時，石亭早見昨夜所見的那箇瘦道人，遠遠立在北頭街口，正在搖頭歎息。那聲音卻似正

女子虛榮心最重石瑛此際蓋已爲王子等所迷心等無二心實作石瑛心石瑛對道有提石瑛如不何石瑛道有瑛對道有漢之動固於中也如細賦已爲法此賦已爲法分寫太極見猛士以規漢于子規漢宋高煦豐十蓋賢下瑛裙下石瑛立其春秋諫心之錄

在耳邊一般。石亨心中一驚，方要趕過去和那瘦道人打，卻被石瑛喚他同進驛去，祇得回頭同石瑛兩箇進了官驛，向材官投帖。

那材官便是雙鞭韋弘，已知石亨石瑛是王子叫他進來相見的，——不敢討門包，——便引二人直到官廳上，待着，韋弘持帖進去，不一會，便見四箇猛士，四箇官監，擁着朱高煦面上滿面風塵，尙不曾盥洗，便走進官廳來。石亨忙搶前一走，跪下叩頭。石瑛也隨跪在後。朱高煦忙叫猛士扶起石亨，官監攙起石瑛。

石亨起來立在下面，石瑛站在他叔叔後面。朱高煦當中坐下，叫官監看坐。二人不肯坐，朱高煦再三叫坐，二人纔謝過斜簽着坐下。石亨十分欣喜，以爲二王子這般禮賢下士，此來必有好處。石瑛見朱高煦對自己和顏悅色，十分謙虛，心中不覺搖蕩起來。朱高煦待二人坐定，便問二人：「從何處來？」石亨答道：「小的自湖廣回鄉，路過此地。」朱高煦道：「聞得徐季藩法師說你二

人本領十分了得，我這裏正缺護從，你二人可肯留在府中充當護衛？石亨連忙站起來回話道：『小的草莽子民，理當伺候殿下，祇恐本領不濟，辜負殿下栽培的鴻恩。』

正說間，徐季藩大搖大擺，來到廳上。朱高煦起身相迎。石亨、石瑛忙起身叩見。徐季藩向朱高煦稽首告坐。朱高煦又叫石亨、石瑛坐下。朱高煦便將要留他二人做護衛的意思向徐季藩說了。徐季藩點頭道：『我看他倆骨氣非凡，得殿下成全，自是他倆的福氣。』朱高煦便對石亨道：『我派你做箇指揮，管領這些猛士，平時隨我出入，護持，算我箇親信護衛，你可願意？』石亨聽了，連忙起身，向朱高煦叩頭謝恩。朱高煦便叫宮監：『去取那兩副雁翎甲來。』又回頭對石瑛道：『如今本藩多事，常有些不軌之徒，前來尋事，我派你做箇內護院何如？』石瑛聽了，也立起身來，向朱高煦盈盈下拜，口稱：『謝殿下的恩典。』朱高煦見他柳腰微折，叩下頭去，現出背上一綵烏油般的秀髮，兼之

或謂作者
何不並寫
石瑛當廳
披挂不知

鶯聲嚦嚦，如弄曉晴，不覺惹醉神錫，心花怒放，忙叫宮監攙起。石瑛起身，又同石亨倆重新向徐季藩拜過，方纔告過坐坐下。

一霎時，見四箇宮監擡出兩口甲箱來。朱高煦叫先打開一口，祇見銀光耀目，不可逼視。朱高煦使叫石亨當廳披挂起來。石亨原來生得英挺，這時頭戴爛銀嵌玉鏤花護耳盔，身披爛銀碎葉鏤花雁翎甲，繫着一條白絲已結鸞帶；當胸披着明月般一箇護心鏡，加上他原來着的白緞虎頭鞞，白緞繡花尾擋馬褲，襯着他兩張粉白面孔，真越顯得雪人兒一般，英姿颯颯，儀態萬方。朱高煦和徐季藩齊聲讚好。石亨便向上打恭稱謝。朱高煦又叫打開那一口箱來，卻也是一副雁翎甲，和那一副一般的花紋，祇是黃金色的女甲；另外還多一雙鳳頭疊金絲女鞋，一對雙股劍。朱高煦便向石瑛道：「這副甲和劍都給你吧。」石瑛連忙道謝。

朱高煦叫宮監猛士分領二人去安置，便起身進內去了。徐季藩領二人

高煦雖王府惡
當時王體猶統
固女子之
而應守之
有教非若
禮日也
今日也
而圖寫熱
而披挂石
璞之家額
三家村
兒之俗
又豈得謂
之名家耶
或又謂不
則何不
寫此賜不
一段是則
更不知作
家之妙用
寫此蓋爲
下地也
來了我早
知耐不
多時矣
金真瑞
人瑞急

會見了衆材官猛士。叫人去店裏將二人的行李取來。又吩咐驛站上預備牲口。纔引二人到自己房中坐下。便向石亨道：『這兩副甲，是廣東巧匠製成，巡按御史甄斐仁知道二王子好武，特地將來孝敬二王子的。那劍更是安南國進貢的東西。兩樣東西都是二王子心愛的。如今賜給你倆，纔見面的人，總算十分寵信你倆。你倆休要忘記這般特恩纔好。』石亨、石瑛、連忙答應齊說：『這全仗真人嘯拂！弟子們無以爲報，就今日拜在真人門下，作箇沐恩弟子，終身聽從恩師使喚。』說罷，便跪下拜了四拜。徐季藩也不謙讓，祇回了半禮。

一會兒，有箇宮監來傳石瑛，石瑛辭了徐季藩，隨宮監進去了。徐季藩便領石亨揀選馬匹。揀了多時，祇得衛士隊裏兩騎白馬，還雄駿可騎。其餘的都是些差馬，祇箇兒大好看，不中用。選定之後，便換了鞍轡聽用。將驛站上送來的兩騎差馬補了缺。徐季藩又帶石亨去選長兵器，擇來選去，沒稱手的。徐季藩便叫將二王子使的鈎鏃鎗擡來。石亨接過手，顛了一顛，約莫有五六十斤。

見絕代佳
人急促其
解衣登牀
爲俗人是
大罪過高
照俗人自
當如是祇
心草爲不
可惜耳不
暗觀高煦
之膂力友
武藝
北平北京
之原名也
今係復古
非所改之
名也

不必疑惑
你姪女做
皇后去了

丟了幾箇解數，雖覺輕些，將就可用了。便道：「這傢伙還順手能使。」徐季藩答道：「二王子現在使不着，你就帶着上路吧，回頭我代你稟告二王子便了。」石亨謝了。徐季藩回房。石亨自有衆猛士接去下處安置。

飯時，有宮監送出十多樣菜，二壺玉露酒，給石亨喫喝。石亨便請同事的大家圍坐喫喝，箇醉飽。看看天色已過下午，卻不見傳話起程。一直到晚也沒見些動靜。卻祇見大王子和三王子的從人唧唧囔囔，似乎是埋怨無故耽擱，不知何時到得北平。石亨不知就裏，向同事打聽時，卻都含笑搖頭，回說：「不知道。」看看暮色深沉，將近起更，許多同事都出去玩耍，在家的便收拾睡覺。石亨初來，不敢出去，且是沒見姪女出來，外面也不見給他姪女預備住房，心中疑惑，祇在天井周圍踱來踱去，心裏胡思亂想。

漸漸已是二鼓過後，出去玩耍的也都回來了，大家都拾掇睡覺。石亨心裏，卻又不好問得。看那些猛士材官，都不甚看得自己起，全無一點敬意。

高煦竟舍
得早起還
算不脫武
士氣概但
是恐石瑛
不勝馳驟
早些起來
亦未可知
春色橫眉
黛女兒家
此確是精
神飽滿生
平最飽滿
之見王府
威儀嚴肅

暗想：『二王子要俺管領這班人，他們這般輕視，俺得顯些本領纔能使他們心悅誠服。』想着，便也坐在匠上，斜倚着等待姪女。不料這一天上下應酬十分勞倦，坐沒多久，便沉沉睡去了。一覺醒來，是東方已發白。人聲嘈雜。忙下匠出房，洗盥拾掇了，便到廳上來。忽見石瑛已全身披挂腰佩雙劍，昂然立在廳上，越顯得眉黛生光，精神飽滿。石亨便問他：『夜來怎不見？』石瑛雙頰微紅，道：『和驛丞的家小同住。』石亨心中明白，便不再問。石瑛道：『叔叔俺們的牲口，可曾預備呀？』石亨點頭道：『昨日就預備好了。』

正說着，祇聽得裏面一聲傳『起』。便見一箇宮監，飛步而出，高叫：『起駕！傳伺候！』接着便聽得噹噹的傳點聲響。衛士們喳喳的脚步聲和馬嘶聲，車輪麟麟聲，雜然並作，卻是絕不見有人聲喧譁。石亨便忙回房，綽起鈎鏹鎗，去到槽頭將兩匹馬都牽了出來，交了一匹給石瑛。方要出門，便見材官猛士一對對出來，石亨便問石瑛道：『你怎樣呀？』石瑛道：『二王子叫俺押後。』

微辭寫石
瑛無恥居
然是皇馬
不屑牽馬
出外竟在
驛內以上
而分出特
身分無恥
之尤無恥
此際尚如
此夜來不
知抖擻精
神到如精
程一到笑

石亨便不言語，忙押着猛士隊出門，排列道旁。那驛丞早率領閣驛吏役人等，立_一在道旁等候跪送。

石亨方在排列道子，猛然見那箇瘦道人立在街外田塍上。想要去和他說話，無奈職事在身，不敢離開。一霎時，石瑛乘馬而出。那瘦道人看見石瑛大笑三聲，如鶴唳長空一般，那聲音直震刺耳鼓。笑罷，又大歎一聲，掉頭竟去，頃刻便不見了。石瑛也覺奇怪。卻因朱高煦的車駕隨後出門，便抖擻精神，作爲沒聽見，躍馬向西走了幾步，再帶回馬來，向北立着，讓三輛車子上了大道，纔上前跟在朱高煦車後行走。石亨便領着護衛儀仗，當先開導。

一路無話。行了兩日，已到一座山下。石亨正向前行，祇聽得一聲弓弦響，接着便見前面樹林中，一連放起三支響箭，唵！唵！衝天直上。石亨知道三箭齊放，是綠林中最緊急的號箭。便連忙勒住了馬，綽鎗等待；一面喝叫衆猛士

山雨欲來
風滿樓

俞音丑此
姓出湘中
長沙巨族
也他處多
誤爲俞

排開隊伍，休要驚慌。正在布置，又聽得後面喊聲大起。回頭看時，原來是後面大路兩旁棗林內，隱着許多旌旗戈戟。石亨知道不是好開交得的，便將車仗約退，奮精神驟馬向前。卻仍不見動靜。

走到離前面樹林一箭多地。猛聽得一聲吶喊。艸中、樹後、都亂闖出許多人來。當先一箇頭領：頭戴鎧鐵烏雲盔；身披鎧鐵魚鱗甲，腰束黑色彎縹，坐下一騎全黑馬。左懸弓；右插箭；腰佩長劍，背插單鞭；手揮三尖兩刃四竅八環刀。生得顏如墨潑，鬍臉大眼，露出一嘴黑牙，臃腫一身烏肉，十分的難看。後面一方大旗寫着：

「大義寨牛兒俞赫。」

幾箇大字。石亨走過江湖，也曾聞得湖廣牛兒是箇有名的俠盜，卻不知他在此落艸。如今見這認軍旗，知道不是剪徑的毛賊，這事不是易了的。卻又因自己纔投到朱高煦門下，這是第一件事，若弄不下來，便存身不住。便抖

撒精神，拍馬上前向俞赫打恭道：『俞寨主請了……』話未完，早被俞赫頓喉一聲斷喝，嚷罵道：『誰是你家寨主！』石亨雖是英武，卻也暗喫一驚。那些車仗衛士被這一聲喝，已是魂搖膽顫，紛紛亂望後退。

石亨要顯本領，祇得挺手中鈎鎌鎗，也大喝道：『俞牛兒，你休逞強，須知爺不比無名小卒！能被你嚇退的。你攔路也須長眼睛！瞧你長着這麼兩隻牛一般的大眼，難道瞧不出這車仗是誰嗎？』俞赫圓睜怪眼，張開大嘴，呵呵大笑道：『小子，誰有功夫和你說話玩兒！』說着，順起手中三尖刀，向石亨左腰橫掃過來。石亨將手中鎗一豎，架開刀，便向俞赫前胸耍的一鎗刺去。俞赫也不招架，祇兩腿一夾，馬一偏，讓過鎗頭，乘石亨刺落了空的一剎那間，雙手掄刀，向石亨當頂劈下。石亨這時鎗落了空，身軀方朝前撲——說時遲，那時快，俞赫電一般劈了下來，石亨已無法架攔閃躲。在這萬分危急的時候，人急計生，祇聽得石亨大叫一聲：『不好！』雙脚離鐙，就馬背上撲身由右一滾，

左前蹄被
削極當然
痛削之腳
因痛而縮
屈馬身重
量自是以
右偏平此
力不均均
之故馬了
向一右字
着如許道
有如一許
理豈俗見
所能夢手
照應僕僮
百忙中偏
不此一絲
不漏之閒

整箇兒滾下地來。俞赫這一刀直將石亨的坐騎劈成兩箇斜半段兒。石亨滾在地下，雖逃得命，卻怕俞赫順手一刀，仍是要性命不保。在這千鈞一髮之際，怎敢怠慢？乘俞赫刀劈白馬，尙未抽回時，拋卻手中鎗，就地一滾，順手拔出長劍，向俞赫的馬前脚刷的一劍，早將一隻左前蹄削落。那馬痛極，向右一倒。將俞赫掀在地下。衆頭領僕僮見了，一聲吶喊，齊向前奔來救主。這邊侯海、陳剛、等也一齊飛馬向前，想要救人擒敵。卻見俞赫、石亨一齊跳起。石亨高叫：「你們快護持殿下，俺一人足殺擒這惡賊！」俞赫也喝退衆人。

石亨挺手中劍，便取俞赫，俞赫拔出腰刀，急架還砍。二人就在步下大戰起來。祇見一白，一黑，一長，一胖；殺做一團，紐做一處。先時還見兩人騰挪閃跳，後來便祇見一團白雲，一團黑霧滾來，滾去，映得人眼花。約莫酣鬪二三百合，不分勝負。兩邊瞧着的人都瞧的發呆，渾忘身在戰場了。二人又鬪了多時，忽聽得二人中有一人大叫一聲，接着便見劍光起處，俞赫的鎗鐵盔上一箇斗

由酣鬪到
惡鬪寫來
層次井然
絕不紊亂

大的黑纓，被削落地。石亨便怒乘俞赫喫驚之時，捉他一箇破綻。那知俞赫天生虎膽，任憑怎樣他絕不驚駭。雖然盜纓被砍掉了，他依然沒事人兒一般，反乘石亨欣喜之時，右腕一翻，刀口朝上，直向石亨小腹刺來。石亨卻不曾提防，倒喫一驚，連忙雙脚一躡，向後跳退了三步遠近。方待再突躍向前時，俞赫已和身滾到石亨跟前，揮刀直砍。石亨忙將劍架住。俞赫收回腰刀，轉向石亨腰下砍來。石亨朝後一閃，不料俞赫同時飛起右腿，猛踢將過來，正踢在石亨左手。踢去一塊皮肉，如被刀削，痛不可當。石亨祇得齧牙忍痛，拚命支撐着，刀來，劍去的惡鬪。

徐季藩在車中見二人鬪得沒箇開交，便下車來，左手暗中捻訣，遠遠的向着俞赫唸咒。想要咒倒他。不料唸了兩三遍，一些不見效驗。徐季藩大驚，忙收了訣，四面細看。忽見那樹林左邊一株大樹上，有箇骨瘦如柴的道人正騎在樹枝間，向自己微笑。徐季藩大怒，敲破血光，含了一口血涎，——唸了幾句

寫邪術而
落窠臼之
瘦道人之
所為竟是
武俠功夫
讀此須認
清此作道
法石

寫俞林雖
敗猶全如
此類全雙
方英雄聲
勢而寫得
如火如荼

——向那樹上送噴去。祇見那道人在樹上身子幌了一幌，立時便定住了，大喝道：『好賊道，敢在我跟前使邪術！』接着便見那瘦道人，左手握拳，猛然一散。徐季藩頓時覺得有一股異常之重的熱氣，正中額際，痛得頭昏眼花。

這時俞赫、石亨，倆箇已戰得昏天黑地。石亨心中着急，暗想：『俺今日要戰不勝這小子，豈不要被二王子說俺無用，一片英名，就此要付諸流水？』想着，心中十分難過。急切想法，要以巧取勝。不料鬪殺了一箇方向時，忽見朱高煦已下車拔劍，像要前來幫鬪的模樣，心中更加燥急。便使盡平生氣力，拚命挺劍向俞赫前胸刺來。俞赫是箇魯莽直腸人，不隄防石亨是計，將身一偏，便掄刀要砍石亨。石亨就他這一偏身軀的一刹那，一蹲身軀，刷的使箇連環鴛鴦腿，橫掃過來。俞赫要想讓過沒來得及，竟被他這一腿打倒在地。

這邊衆衛士材官猛士等見了，早一擁向前，按住就捆。橫七豎八，綁了箇結實。陳剛、侯海，便去趕殺衆僕儼。不料這當口，忽然見箇少年，手舞雙劍闖入

不損一方
委實不易

山窮水盡
疑無路柳
暗花明又
一村

人叢如虎入羊羣，勇不可當。直奔俞赫跟前。一劍攔住衆人；一劍劃斷細縛俞赫的繩。就將這劍遞給俞赫。俞赫霍的跳起。祇聽得那少年大叫一聲。挺劍直取朱高煦。

不知朱高煦性命得全麼，下章再說。

古堇俠魂評曰——

寫古代女子受騙失身，極難着筆；而寫古代女英雄受騙失身，更難如探驪龍項下珠。自來作武俠說部，無敢拈此萬難之題者。作者偏能就此人所不敢着筆之題材，寫成酣暢淋漓之大段文字。且將阿佞奸人，及慕虛榮之女子之心事言語，一一表出，刻畫入微。洵是可驚！可佩！
朱高煦誘姦石瑛，一事祇以微辭輕輕帶過，蓋此段文字，原錄丈身和尚口述，自應如此也。寫莽英雄不易出色，而易流於不近人情。施惠水滸連寫魯達，武松，李逵，三莽英雄，而箇性各別，

身口如繪，實曠絕千古！但其前半部中之石勇，後半部中之焦挺，則皆不甚出色，作者極贊耐
[厂]，謂：『耐[厂]作水滸，圖百八人像於壁，而揣摩臨寫之，故得傳神。』作者撰大俠傳，余見其臆
前張百二十八圖說，則真師耐[厂]矣，無怪其能奴視一切說部也。——又，作者常以有『紅學』，
無『水學』爲憾事，故於水滸研究獨精，幾能背誦全部，偶一道及口若懸瀑，可亘數晝夜，滔
滔不絕，友好莫不奇之。是以此書寫英雄能出色當行，而寫莽英雄，尤爲瓊絕。如先有茅能，劉
勃，本章又寫俞赫，而茅能是茅能，劉勃是劉勃，俞赫畢竟另是俞赫，聲音容貌，各有不同之印
象。後此征番諸將中，又有數箇莽英雄，又絕不是茅能，劉勃，俞赫筆勢之飽滿，簡性之描寫，妙
不可言！異塵謂『此書寫莽英雄，如山谷畫，一幅有一幅之絕妙處，旨哉斯言！蓋其學水滸已
入化境，此其所以有魯武李之各有精神，而無石勇焦挺之鬆懈，直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誠空前之傑構也。吾於此歎『觀止』矣！』

